

龍崖集
全

신응태 申應泰

董生召南與之相似者何限而未有如龍崖先生之無事不相似蓋其含章伏
與處困愈章即董生之隱居行義也晨昏重堂日必謁廟即其上堂問起居也
得味必進貧必有供即入厨具甘旨也羅雀釣魚無不為之即或水而漁也雲
林幽邃木食澗飲即或山而樵也無晝無夜老不輟讀即暮歸讀古人書也幼
以孝稱居喪盡禮即其孝也嘉言善行以教諸子即其慈也既孝且慈上下悅
服即父母不咨咨妻子不戚戚也性行卓絕有古人風即無與儔也舟居鄉曲
世無知稱即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也白首窮儒未獲一命即爵祿不及
門也壽躋九旬子孫無數即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時期也凡其相似指不
勝屈夫何相似之至此也然以其相似造詣之淺深樹立之大小亦一例視之
而無復分別則淺之為知也先生師事華陽夫子學問門路一宗朱子而最好
其書仰思俯讀默契妙悟遂於禮學有四禮抄明於經義作四書圖人物性同

異辨所以分析精微者十分的確請立 皇廟疏義重尊周與 大報萬東不
謀而相合可謂有君有臣有師有第士論是非屋下私談嚴截於陰陽淑慝之
際而用心之至公持論之至正也故學問精明道德崇深遂為師門高足見許
於闡侃之際而又有切偲之推重此豈漢唐之士所可彷彿哉故於其相近之
中必知其有實不相似則後日所俟子雲堯夫必不外是而權衡矣先生文集
藏在巾衍久未刊行後孫秦鮮將付剞劂氏問序於余不揆僭率妄為之說如
右弁諸卷端云爾

永曆五周闕逢涖灘春殷之月益城金成煥序

又

華陽宋夫子以伊呂之才程朱之學當神州陸沉之世以致君澤民興起斯文
為己任一言一事無不出於春秋大義上自朝廷下至閭巷皆知義理之為重尊
攘之為大者莫非先生繼開之功而為百世宗師也時則有若龍崖申公應泰
服事先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見許甚重遂菴農巖諸賢亦以同門互相推誦

則公之為公可知矣蓋公以粹美之姿薰灸大賢以正趨向琢磨道德以立根基見識益廣志氣益高其於是非淑慝之辨如一刀兩段自見師門被禍不屑仕進而著說辨誣又挺身赴闕封疏伸救不顧死生而竟未達 天陛者亦天也且其說性說理者毫分縷析多所發明至若所著者於易有八卦說於書有測景臺於禮有四禮抄要於四書有提要圖皆足以羽翼斯文平生精力盡在於此是豈尋常操觚者所可及哉以公學問德行展其所蘊則頗有可觀而竟未免需用言行未著功業未施晦而不章豈非命耶然世且邈矣而人莫不全玉其名膾炙其書遺韻尚存則公之所以不朽者其在斯歟公之後孫泰鮮方謀剖劓而紕於力他未暇及只就遺文及年譜附錄公諸世要余校讐且置一語於卷端烏虜若公者能知隆師之道而服勤至死孝友學問頌在鄉邦誠無愧為先生弟子也若使橫目之倫皆如公焉則既晦之義理復明既絕之倫綱復張矣豈有魑魅呼嘯豺虎跳踉文字掃地之厄若是之極耶噫戊申之暮春昌山成九鏞序



龍崖文集目錄

卷之一

詩

雨中呈養幽齋索紅白菊二種

種菊

詠盆菊 二首

養幽齋盆梅次退溪陶山梅韻奉呈

奉賀紫霞堂成

五種菊栽盆 并小序

壬戌臘月之望候紫霞世丈 并小序。四首

丁卯暮春三梅柳叔過余同訪紫霞文溪石上聯句

華陽洞謁尤庵先生

謹次栗谷呈退陶詩韻呈尤庵先生道案

音序
同黃江權持平農巖金清風陪尤庵先生遊葩串是朝有雨意高晚開霽
圓峯精舍題額

憶華陽舊遊有感

聞 賜祭尤庵先生

萬景臺新建尤庵先生祠宇奉安後呈院長仍示同事諸益
華陽舊宅謁尤庵老先生畫像

六十三韻

次申大有渤心性情圖韻

兩世 旌表後謹次述懷

先世事實成後謹次一律

病中謝壽樂火書問 李尚白

奉呈旅庵謫所

奉寄李季保 秀哲 謫所

謹次旅庵贈別安城使君奉大夫人赴任之作

次韻呈墨溪 三首

又次謝墨溪

又過許文才每讓一頭詩以辭謝

旅庵放還後奉呈一律

述懷

題北坪申雲溪柱閣碑韻 二首

挽閔持世 雜

輓金生員鼎一

疏

文廟從祀改正議疏

請貸尤庵先生疏

陳情疏

請祀 神宗皇帝擬疏

書

上尤庵先生書

近思錄問目

上尤庵先生稟目二

上晚洲洪丈書

上遂庵權丈書

呈巡營書

上巡撫御史書

請褒金鼎九孝行文。庚寅二月

卷之二

雜著

士論是非屋下私談

天命圖考訂後語

論易傳

伏羲八卦文王八卦說

人物理氣同異先後善惡之辨

卷之三

序

四書提要圖序

記

華陽書院改 宣額記

題跋

題剡溪李先生門人錄後

先世事實跋

書曾祖考生員府君所寫朱文公訓子從學帖後

曾祖考遺稿跋

題民朴寺夜話錄後

祖考養一堂遺稿跋

書祖考養一堂行狀後

贊

羣聖贊

祭文

祭尤庵先生文

祭李龔溪文

墓碣

五代祖考奉訓郎尚衣院直長府君墓碣陰記

行狀

祖考朝散大夫行 永崇殿叅奉府君行狀

附識

族伯曾祖生貞公行錄

族李曾祖叅奉公行錄

卷之四

附錄

年譜

行錄

墓表

呈文 六



龍崖文集目錄終

龍崖文集卷之一

詩

兩中呈養幽齋索紅白菊二種

菊花名品最多般只有微黃欠白丹暫向清階客一借肯教隣舍得分着

種菊

草樹蔥蘢各紫黃賞心何必待孤芳慙慙為向庭前植看取清香獨傲霜

詠盆菊 二首

酷愛滿開盆底菊凌霜苦節歲寒姿主人對缺陶清興閑弄瑤琴刺賦詩

愛菊昔聞陶靖節如今吾亦獨偏憐黃白嫩葩須莫辨好看霜後作春妍

養幽齋盆梅次退溪陶山梅韻奉呈

蕭洒山居屬暮年瓊葩相對几書前清疎冷薄心期在不讓陶山絕致然

奉賀紫霞堂成

泉石襟懷出俗塵清貧舊業守清真從今穩等藏修地更賀溪山有主人

五種菊栽盆

并小序

五種之菊栽之一盆方其盛開色相間燦爛可愛嚴霜後納諸房中至
於晚節猶未衰謝足為閨中之奇翫十月之望養幽文佩壺携琴乘月
步雪為玩花而來二賢即從焉撥菊之觴聽琴聞話此亦山家之一佳
會也夜已闌月已傾復自還歸我與德叟隨行徘徊山逕送之半途而
歸聊吟一絕以記之

索居偏覺故人稀獨對寒花弄月輝頓覺北隣能好事為携琴酒款柴扉

壬戌臘月之望候紫霞世丈

并小序○四首

時盆梅始開坐談閒索詩甚勤余辭以無文且曰植物之中惟梅最高
其德之貞其節之清昔人詠之無遺語矣將何辭以索勤命曰不然也
彼佳山麗水清風明月古今吟咏不為不多後人不以無辭而不咏其
辭之巧拙有矣何患乎無辭以咏此梅臨別手折一枝贈以為詩料不
得終辭聊吟四絕敢此奉呈但恨詩格不如梅格之清高不足以仰答

贈梅求詩之意耳

雪中乘興訪寒梅五蘂三花次第開不與東風紅紫亂山家冷淡畫成來
為贈寒絕意萬端携來要向靜中看吾生亦似梅花淡和月聞香獨倚欄
投以梅花報以詩兩人心事有誰知願同雪月梅相得日日相隨不日離
魏紫姚黃摠有名繁華孰不得春情暗香瘦影均天性莫向世人高下評

丁卯暮春三悔柳叔過余同訪紫霞丈溪石上聯句

小溪花發水東流三日暖風和雨始收好鳥時鳴深樹裡三從知喚友作春

遊

句拙

華陽洞謁尤庵先生

一入華陽洞裡來高齋隱約倚巖開波瀾可想文章渾山峻猶知道德巍座上
一團和氣動門前盈尺雪花堆如今愧蔑躬修志狂簡何由得所裁

謹次栗谷呈退溪詩韻呈尤庵先生道案

多慚走迷路茲幸仰高山躡武朱程後求聞性理間反躬須反約觀水悟觀瀾

音 卷 八
舊業踈鹵新功敢等閑

同黃江權持平農巖金清風陪尤庵先生遊巴串是朝有雨意向晚開霽
追隨杖屨共提攀逆勝逢尋水石間山靈亦解留佳玩捲却烟霏露衆鸞

圓峯精舍題額

尤門昔日遇知深草隸真行亦見心盛德餘輝今可想圓峯題額尚森嚴

憶華陽舊遊有感

華陽齋下昔趁偶收拾遺餘指暮途浮世十年人事變抱經終夕謾長吁

聞賜祭尤庵先生

蘓堤水瀾雲開曉範谷山濃日暖天不待百年論已定衰榮恩禮及重泉

萬景臺新建尤庵先生祠宇奉安後呈院長仍示同事諸益

六十一
三韻

嗟哉吾黨二三子俱是先生門下客先生門巷便荒涼佇立斜陽靡所適安知
天道易循環果爾人心分淑慝哀榮 恩禮便優洽沉屈幽寃還昭釋時情不
乏景賢誠士論爭唱尊師式崇賢鼓巖象賢始德源萬義忠原續無有遠邇服

祀競矧伊鄉黨親炙篤莘菴迨配禮固宜位置難安東西隔華陽正是講肆所
且患川深兼峽束茲將立祠別有地協吉爰得藏修域萬景臺邊玩遊處薩買
縣傍來徃躅倡率必推德位尊主張皆出京華族領袖朝著貴公卿羽翼列邑
賢守收推至章甫舉董功下及緇徒齊赴役掄材為取歲寒松廩工稍分月俸
粟暇日經營籌民力及冬興造緣農隙規模載廓占地闕廟貌方新等天作杳
火必芬殫欽敬榘輪煥安精魄盈庭濟濟駿奔走當座鬼鬼專享食學令新
制導南康洞規遺訓遵白鹿簫奉遺像聚精神瞻拜凜然敦鄙薄可見人士感
慕深率由先生存化博淵源遠紹栗翁緒授受親承沙老嫡文章渾厚未易窺
道德英華誰敢測從容積累罄壘涵養純粹誠正學根程據朱勉踐履說禮談
經窮研蹟持守確乎萬句弩氣像儼爾千丈壁尊周大義炳日星柱國孤忠瞻
海岳朝廷稽疑擬著龜士望標準歸斗極傷時憂道質神明斥邪扶正辨珉玉
通英密贊是何謨燕居深念知何策當年未遂禱蟻志晚節偏傷禦魑譴最後
危疏莫見原從前構誣終投卻求哀 漢闕竟未達 賜死吳山何太酷 三

朝元老遽云亡萬古綱常幾晦蝕明倫正義幸復初福善一理誠靡忒文運回
泰此為重 國脉靈長斯可卜十室忠信尚模範一代儒風寧寂寞公議不待
百年定循儀好越明時闢興學實闢石文效素廟祇應 宣華額傾耳宛對絃
誦壇翹心悅承函文席摳衣進學室堂邃造士楚向門路直文旣在茲道不墜
不圖于今儒教復今先生於老先生有若孔門有有若閔學稍長接洙泗恩義
兼盡聯戚屬當其醜詆極論雪及有後命同貶逐由來衣鉢傳受際不啻尋常
師弟則肆從青襟託重懇強處臯比收厚責從知士林有根柢始信典刑猶宿
昔觀於會通起典禮與人規矩方代斷分明梓道類相道器有所歸功有服移
前所事即事今莫是諸君同住的山頽幾年歎離索驥附此日資遊息風聲所
樹可立懦輔翼交資當振德况復斯文作新日曷不推心相警飭勞均幹事展
鳩謀賀發善頌騰省躍咸懷嘉惠丘山重各效綵補消埃塞如吾末學亦何收
早趨門牆前後跡儒經子書講誨義閣表墓刻蒙顯籍微誠雖慕結草報寸筵
未輸撞鐘力邇來幸忝諸賢後敢竭鶩鈍綬綬準格念及當時每多感睹茲感事

能無激竄效風斤運斧巧聊和拋梁兒郎曲

華陽舊宅謁尤庵老先生畫像

玉峽雲行留洞府碧潭寒月映緇帷仰瞻遺像臨遺宅恍若當年講學時

次申大有

瀚

心性圖韻

心性危微處拘儒未易言如何千載下乃欲直窮源

兩世旌表後謹次述懷

傳家忠孝達天聰雙立褒旌樹遠風幽潛世德蒙昭典悲慕孤懷激賤衷

先世事實成後謹次一律

鵝鄉世族是吾宗柯葉綿延睦誼同版府忠獻知宿德尚方嘉訓見遺風三賢立廟尊崇遠五孝旌閭寵獎隆惟恐罔階墜厥緒錄成傳示後孫中

病中謝壽樂山人書問

李尚白

三冬栗烈叅尋斷一病支離問訊稀欣覲情書指老眼悅吹鄒律發陽輝

奉呈旅庵謫所

音序
浩陽髭髮想如何戀 闕那堪又憶家
澳汗幾時流率土普將雷雨發萌芽

奉寄李季保

考哲 謫所

三千兆去倍長沙親老兒驕戀若何况復瓊雷相望處茫茫雲樹眼生花

謹次旅庵贈別安城使君奉大夫入赴任之作

缺缺尊貴拱宸居五馬恩光奉板輿莫道弟兄榮寵盛婁公執德本謙如

次韻呈墨溪

三首

遙指鄉山亂雪堆松楸深處一庵開都門遽罷公卿餞村巷爭傳宰相來千里
宦遊垂白髮百年憂樂付深盃祇教晚景供幽興已覺新情報臘梅

十年馳世路今日訪雲開壠梓多興慕鄉親足慰顏琴書聊隱几杖屨且看山
聖意方虛佇未應久處閑

勇退清流若決渠墨溪花柳暮春初功名掉臂崇高後學業專心靜攝餘講道
須尋前軌躅安貧自有舊田廬諸賢更挹龍門韻老我踈迂愧不如

又次謝墨溪

清河何幸映汚渠見許還從一識初
疎魯文才稱太過嗟咤功業惜無餘
每憐南郭幽人老擬薦東都處士
盧感荷祖公知己遇河汾受賜義爭如

又過許文才每讓一頭詩以辭謝

嶺瀧安得擬崑渠時命元分稟賦初
袞袞名卿超八座蹒蹒章甫困三餘
仰惟奕赫登華省何似槁枯卧敝廬
莫把文才長短議砥礪良玉不相如

旅庵放還後奉呈一律

楚澤行吟歲屢圓漢宮前席赦初頒
驚波萬頃雖經險砥柱千年不見荆
花柳驛亭隨處發瓊雷行色一時還
萊衣慰滿門閭望符采瞻新解笏班
憂國至忱朝著右匡時丕責激揚間
德周明哲都無缺道缺衆心慳自爾人心分淑

慝由來天道好回環光添白日方旋軌
慶溢丹闈更合鐸消長無常相進退死
徒殊甚互誹訕宮威肅肅寒設膽時議
堂堂掃鬼寰周比須看趨義利正邪難
掩辨忠奸葩溪花落千尋壁文岳雲消
一抹鬢耆德遺風今昧昧孤臣晚節獨
嫻嫻青襟重望瀛洲老紫極殊榮咫尺
顏醫病減增需藥料構堂掄擇待佳

般祀瓜不夕歸銓軸絲絮何嘗棄蒯管交契惟吾淡若水文章於子仰如山愧
非門下逢迎士長是丘中老病鰥白首窮經何事業青雲有路孰躋攀偏憐半
世名無聞斗覺窮愁鬢已斑只歎虞翻屯骨相誰知原憲坐清閑叨承末眷懼
忘倦轉憶前恩涕自潛感激未曾情義報追倍還此道途艱趁風不憚馳書謁
謾策羸駝入漢關

述懷

有意旌閭記事碑力綿功鉅尚難期何當斲出菱溪石樹却遺風永世規

題北坪申雲溪旌閭碑韻

二首

曾說王祥孝感魚多公得蝟較相如今過北坪追慕倍吾先亦有表閭書
卓彼雲溪孝子閭斑斑石刻字千餘芳名亦載三綱錄傳後寧憂入蠹魚

挽閔持世

雜

默數吾鄉老夫公出等倫家聲傳孝友身世任清真蘭茁聯雙秀龜齡過七旬高
標商顏皓淵德穎川荀初作香山會遽違金谷春浮生還似夢往事忽成塵

榑月悲工部佳城待沈彬
病中違執紼題挽倍傷神

挽金生員鼎一

托契金蘭白首期幾彈流水萎
相知家傳孝友人爭仰文竊聲
名世共推數朶紅蓮長發萼
五叢芳樹獨殘枝稀年豈是
光陰足百歲猶如草露悲舊
宅空庭秋已老夜臺歸路曉
方違送君今日傷心地哭挽
哀懷不盡辭

疏

文廟從祀改正議疏

伏以臣伏見主上殿下即陛下
以來屢舉視學之典盛陳酌獻
之禮因設取才之科一國臣民
欽仰殿下尊聖重道右文育才
之至意園橋觀聽不止億萬
則誠與漢明之臨雍拜老宋祖
之數幸國學前後而一揆矣其
為國家之慶臣民之幸為如何
哉臣以草野孤寒伏聞國有盛舉
為此觀國之光跼足千里忝
入朝廷仰瞻咫尺天顏赫臨其
為感幸惟扞之誠亦如何哉然
臣於聖廟一欵竊有疑於心而未
達者願一陳於聖明之下而遠
外踪跡未有路耳幸此盛

舉之餘適當期會敢陳區區伏願聖明試垂察焉臣伏見學校所明人倫之地也而其祀先聖以下歷代諸賢者則所以報有功於明倫之人是故上有國學下至鄉校莫不有位版歷中書先聖以下歷代諸賢封爵姓名位而尊祀之然則國家之所當崇奉人士之所當講明者孰有重於學校乎以歷代帝王莫不以是為重有可修飾者則則修飾之有可改革者則改革之洪武十四年首建南京大學像不上繪祀以神主之類是也其間苟有爵名有疑於版題祀典之不安於神道者則不可不講明而改正之以就至當之豈可承訛襲謬貽當世之羞而垂後代之譏識乎臣身居鄉曲籍名鄉學嘗於某時請出校中所藏文廟從祀位次謄錄一一件手自傳寫陳設開櫝後以之較位版一從面題字本校正而歸厥後得孔子通紀書又以叅較則從祀諸封爵姓名與之相左者非止一二乃抄錄其相左處名以考異又敢辨質是繼為識文而未知愚見之如何疑懼未釋故更求家語史紀故事撮要諸書以叅考繼為增考又得明史昭代典則之書書知我朝文廟從祀位次與皇嘉靖庚寅

所致正者不同秦冉以下十一人后蒼以下五人一依 皇明之制而當黜當
陞者也又知啓聖公祠中朝旣已別設而我 朝則未及所當迨設者也 皇
明儒臣薛瑄 中朝旣已從祀而我 朝則未及所當迨享者也 臣敢揀先儒
諸說并附考異識文合而名之曰文廟從祀改正議別為丹子謹以繕寫隨疏
封進焉第念 臣 草野孤寒至愚極陋無所知識且跡不及於太學未知大學位
版與本校所題果無異同與否而妄論大議無所逃罪只以崇奉嚴祀之地不
可苟然而已也况我朝禮儀制度悉遵華制則立學尊祀之儀卽當一依皇明
之制也而尚仍其故此實聖朝之闕典也方當 聖明右文興學之日豈可無
釐次改正之道乎且竊伏念 王世子橫經之期適在明年倘及此時而使闕
遺之典煥然一新則非但使國橋觀瞻之士贊歎儀文之美亦似有補於 王
世子顧瞻觀感之德也 臣 茲敢不揆愚僭妄有陳獻伏願 聖明小垂睿覽如
蒙勿却乞以此本下諸學官詳加訂論其封爵姓名之果有差誤處及當陞當
黜與迨設迨享等事一依 皇明之制而改正之則斯文幸甚 聖廟重光矣

臣不勝野人獻芹之誠冒瀆宸嚴無任震越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請貸尤庵先生疏

乙巳六月

臣伏以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臣子所當致死於君親弟子所當致死於師此臣子之於君親弟子之於師其義一也今者臣之師宋時烈重被恩譴繼有嚴命其在師生之分不可無致死之道臣願效生三事一之義請代朱穆之死乞求歐顛之哀伏願聖明哀憐垂察焉蓋臣受業于時烈之門有年于茲矣而資質庸魯識見膚粗雖莫窺其學問之淺深道德之高下其所以教人者不出乎孝悌忠信之道脩己治人之方也臣於是乎心悅而誠服目濡耳染者只知有愛君憂國之心臣救補益之忱而已不意茲者投諸瘴海之陬置之桎棘之中曾未幾何加以拿問之律陷之必死之域臣竊伏念時烈歷事三朝優禮備至殿下倚信尤篤既嘗致敬而盡禮焉尊寵而賜賚之是實臣子不世之恩遇莫大之榮寵其所以夙夜感激罄竭圖報之誠可以質神明而無愧焉則未知有何負而一毫近似於論者之所言乎况有孝廟之密旨臣意聖之謬

諭則 二聖當日眷遇之厚出尋常萬萬雖曠百世之後足令人感歎而 殿下以聖子神孫尚不容貸乎一老則 二聖在天之靈想必戚傷於冥冥之中矣此豈非 殿下先朝之殊遇或庶幾於惕悟者乎禮曰九十之耄不加刑焉今臣師則年至八十三矣垂死之命朝夕待盡而當此流金盛暑枷鎖纏身涉險長道束縛馳驟雖不加以刑杖一縷殘喘其能幾何而不至於溘然乎然則今雖曰有過亦當屈法而伸恩廢之可也赦之可也亦豈非 殿下推優老之至德寧有失於不經者乎此皆 聖明之所嘗審克於清燕之中而臣之所以瀝血於雷霆之下者亦豈非師生之間罔涯之痛乎嗚呼今人雖於朋儕相知之間稍有恩義之相加則尚不忍背之況於師生之間恩有重於教育而義無間於君親凡有血氣者其可忍背之而忘之乎昔 皇明英宗朝枷國子祭酒李時勉于監前諸生石大用上疏請代枷以全師生恩義上釋之今臣之於時烈既有事一之義苟可以求哀而死則雖萬被誅戮糜身粉骨是所甘心無所畏惜豈下於大用之請代枷而止哉伏願 聖明恢天地之量廓日月

之明乞以臣身願代臣師之命而特宥瀆死之辜使之畢命於田野之間則殿下好生之德豈但英宗特釋時勉而止哉臣師今日以後之命實殿下之所賜也臣至情所激不憚斧鉞之誅敢陳危懇惟冀死中之生不勝瞻天望聖痛泣哽塞之至謹昧死以聞

己巳五月聞禁府都事下去濟州鄉居多士迎侯于天安郡邑吾亦往焉留數日搆此疏馳詣京師呈于政院則政院曰己有後命封疏無益還為出給終未上達可痛也已

陳情疏

癸未九月二十五日

伏以遺行之褒錄國家之令典也世德之埋沒人子之至痛也故有世德而將至埋沒則為人子者不可不陳暴有遺行而未盡旌別則有國家者不可不褒錄然則小臣之為至痛而所陳暴者實是國家之所當采而加褒錄者也茲敢罄陳危懇仰籲宸聰伏願聖明試垂察焉臣祖父故叅奉臣申之益在昏朝辛酉閏二月初八日上疏直斥賊臣李爾瞻極陳其亮狡奸慝濁亂護國之罪其

略曰爾瞻行兇之狀入皆畏之莫敢以言聞之于 殿下是緘一國之口而結一國之舌也一國之舌皆結而不敢言則不測之禍朝暮且急而 殿下無得而知之矣其所以為兇者將何所不至伏願 殿下及是時而制之俾無噬臍之悔也過乎此則臣恐非復為 殿下所制之物也云云其時爾瞻以遠接使出去之時也初九日兩司合啓請拿鞠定罪以為爾瞻既出國門聞此疏斥中路去留生事國家為執言之宗旨下批答以原疏未下兩司之啓何為徑發乎爾瞻既已受命下去寧有以一儒之疏不得察任之理乎初十日臣祖父又上疏以為兩司皆是爾瞻門客也論啓之必發固已知之而至於合啓則不亦甚乎爾瞻權勢如此之盛臣亦未曾料也爾瞻曾以渠劄潛送 中朝要賣 殿下此言誠然則債接之際安知其必無賣國之變乎十二日爾瞻在途上疏以為臣將向中和聞有人投疏極言臣權重難制云臣既被惡名何敢仍就前途乎兩司又合啓叛逆為目請拿鞠下批答以徐當發落合啓姑停故祖父待罪三日僅免謹罰此皆當時在職人日記中語也癸亥 反正初即有收用之議

三月六日再擬職望而未蒙 恩黜乙丑祖父以母病下鄉及其病革祭禱北辰燃炷掌中達夜致誠斷指瀝血以為藥餌及喪哀毀輒至頓絕吐血數升羸病已作而不脫衰絰以盡禮制至乙亥大臣崔鳴吉薦以孝廉始授朝散大夫永崇殿叅奉矢至丙子秋不應書判之試棄官而歸南漢之圍在鄉未及赴難至聞城下之盟西望痛哭却食數日每以江都陷時不得與死節諸臣同死為平生之恨蓋以 永崇殿在江都而其齋郎罷歸後未久而有此難也自後絕意仕宦專心道學覺然自得畢命田野至乙未庚申間一鄉儒林收四十年來不泯之公論闡發孝行報官上使之際以臣父故學生 臣鐔亦有孝行丙子之難扶護父母避兵山中猝遇賊兵白刃交下而以身蔽衛父母啼呼求哀辭氣愿款有是感動賊亦義之相顧叫噪不加害而去其後母病斷指瀝血鄉中公論以為此人父子之行不惟孝行之可嘉而又有忠節之可尚一人之為孝亦罕而父子之俱孝尤貴不可不並舉陳請以此實跡並為上達癸亥十月禮曹回啓俱蒙 恩典兩世旌表此實百行之大源 天恩之罔極人子之心更無餘

憾至以祖父行跡言之當其在世一命之除只以孝也及其身後旌表之典亦以孝也其於孝之一款褒揚已盡而至於上疏立節亡身殉國之忠之一款則別無褒揚尚此曖昧此臣之所以至寃極痛必欲陳暴訖屈而伸枉者也盖臣五歲喪父七歲喪祖父未及知先人行義生長鄉曲孤陋寡聞不得知 朝廷事例今至七十之年始得聞知則大凡疏章留中不下則本無批答不得歸之春秋館不得載之實錄中云祖父兩疏既無批答又以元疏未下之批觀之其留中不下也的矣其不載實錄也審矣以留中不下之故不得載之百代傳信之史忠肝義膽未白於當世清名直節永泯於來季此非子孫至寃極痛者乎嗚呼昏朝板蕩之世權奸擅弄國事日非噓吸霜露漸至堅冰竊柄犯分無所忌憚窮兇極惡擢髮難誅而通天之罪至於廢 母而極矣三綱旣淪人道已絕而一有言其罪者則輒招兩司群起而攻之或死於杖下或投諸荒裔郭璞趙叟之死奇李金鄭之竄皆以此也犯之者焦觸之者碎閭閻腹誅臺閣囚舌此何等時也而敢以草野孤蹤抗陳疏章竭忠懷憂奮不顧身冒死彈論為上

音 序 卷 之 一
深計勤懇剴切筆鋒益強秋霜烈日凜乎其辭孤黨側目合啓俱發竒禍立至
確不為動蓋知其有國而不知有其身也惟以得死為榮不以免罪為幸而卒
免其禍蓋亦天耳苟非操持有力充養有素詎能言人之不敢言行人之不敢行
持清議於濁世懾姦黨之心肝哉廢論之發實始於甬瞻其所以攻甬瞻者乃
所以攻廢論也其所以攻廢論者乃所以衛宗社也求忠孝門信不虛矣纔及
三年 天日光明宗社再安奸黨駢戮疏中所陳至此而驗矣疾惡之剛不下
於斬馬之劍先見之明無愧於曲突之策然則其忠孝節義可謂儻美而雙全
矣真言讜論可以昭揭於萬古矣當初之所以留中而不下者蓋亦知其言直
而稍有感悟也雖未見嘉納而畧有施行亦不聽合啓而不以為罪非有忠誠
感動而能若是乎遺稿尚在播人耳目皆以大疏稱之東陽尉臣申翊聖所撰
癸亥錄曰首明大義出萬死不一生之計文正公臣宋時烈撰其碣文稱其世
類之賢士林推之以矜式之地鄉中議之以祭社之禮於此可見秉彝好德人
所固有之同心也揆以國家勸勵之道宜有別樣褒美之舉而以言其疏則不

得載於實錄以言其忠則不得沾乎褒賞尚此抱屈未免埋沒小臣至痛至此而尤極矣臣請援當時立節之人以證之生負臣宋甲祚當其謝恩獨拜西宮故反正後特除職以寵之及至孝廟朝筵臣建白又贈職以褒之褒揚節義當如是也臣祖父忠孝節義亦無讓於甲祚而草野孤寒形勢單弱曾無建白褒揚之人獨未蒙如甲祚褒揚之為者臣所謂未盡旌別者此之謂也然則似當以褒揚甲祚之例更加褒揚豈非國家褒揚節義之道乎且如當時疏儒趙慶起金孝誠鄭澤雷洪茂績諸人其初雖被流竄之罪其終咸蒙昭雪之恩生者除職死者追贈其在同功一體之人宜無彼此厚薄之殊而獨臣祖父未蒙均施之澤使其忿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實由於子孫殘弱無人舉拔之致也抱屈之寃不能無矣伸理之訴烏可已也仍竊伏念聖人之修道立教者三綱五常而已而所謂忠孝節義者所以扶植綱常庶物事也後世義理不明遂分道學與節義為二臣未見捨節義而為道學者也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夫

仁義者所以為忠孝之事事雖異而理則一者也然則事親事君之道豈在於盡忠孝之外也孔子又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又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又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也孟子有捨生取義之訓而至於朱子生乎南渡之後尤以推明節義為一大事至如五臺僧真寶不屈於虜亦加表章誠以節義者國家命脉之所係也然則扶植綱常之道又豈在於推明節義之外哉嗚呼綱常莫大於父子君臣故人道亦無大於忠孝二行是知二者不可偏廢竊譬之文武兼備之材既取其文才而又取其武藝則何獨於忠孝俱全之士既旌其孝行而不褒其忠節哉而况 朝家於一德一行之人皆有以崇獎而激勵之孝行除職者死後又有旌表之典或有贈職旌表一時並行之例以此推之則旌表之後又有贈職之典未為不可自有規例伏乞 聖明俯察微忱渙發綸綍之恩言特施褒錄之令典沉屈之幽寃非徒永洩於昭代地下之先靈亦且感泣於冥冥之中矣臣雖不肖稍有人心尚知祖先之事非子孫之所可稱道而所

以區區而悉陳者有寃求伸亦必有道禮曰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美而不知是不明也知而不傳是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既旌之孝行庶可免無美見稱之誣矣未褒之忠節可不思所以陳暴而明著之乎嗚呼先行之堙没今至八十餘年之久而小臣狗馬之齒亦就木之無日今不能一暴其寃而溘然歸盡則永抱無涯之痛而目不瞑於泉下其勢誠恚而其情誠可悲矣慈將危忌冒死而陳暴也伏願聖明矜察而裁擇焉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祈懇之至謹昧死以聞

呈于政院政院傳語曰此當為上言之事直以上疏則猥越不可捧入故還出給

請祀 神宗皇帝擬疏

伏以臣伏見 主上殿下即祚以來 國朝未遑之事次第舉行如追上 定宗廟號連復 端宗位號事實是國家之盛典人君之大節可以永有辭於天下後世而其中又有未及舉行者何也臣謹按明史 神宗皇帝二十年壬辰

五月命將出師援朝鮮癸亥三月反正後敕文曰我國家服事 天朝二百餘

年義即君臣恩猶父子壬辰再造之恩萬世不可忘也臣先師先正臣宋時烈所

撰三學士傳曰壬辰倭變 宗社幾墟 神宗皇帝舉天下兵力以存之凡此

東偏草木昆蟲無非 帝德攸洎也 先王朝有李重明者上疏乞立 神宗

皇帝廟 上意以為是下其事朝議不一故卒不行然愚意以為此議早晚有

成由此觀之 神宗皇帝於我國既有不可忘之功德則我國於 神宗皇帝亦

當有不可忘之崇報而至今闕然未有尊奉之禮此豈孔子所謂以德報德之

意哉是故宋時烈有立祠崇報之議而齋志未就者也伏乞 聖明廓揮乾斷

特設 神宗皇帝廟以副春秋尊王之大義以明國家崇報之盛禮則亦可以

有辭於天下後世矣伏願 聖明幸賜察焉

構此䟽草以行具未備欲達未達之際華陽洞建萬東祠朝家又設大報壇

終未上達此所謂好從事而亟失時者也

書

上尤庵先生書

崇禎周元後歲甲子四月日門人申應泰謹齋沐裁書束脩請納再拜之禮于奉朝賀尤庵先生台座泰聞孟子有言天下有達尊三爵一德一此言三者之尊達于天下也有一於此人所當敬况兼三尊而一之者乎伏惟先生以三朝侍從元老致仕于朝退處于家只奉朝廷大朝賀而已是國朝以來罕有之盛典此固為爵之尊也平生學力充養有素彊健篤實壽考維祺至蒙月告日秩之享猶能保其康寧是前古儒賢罕有之遐齡此固為齒之尊也而先生未嘗以是自異於人其所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則日新又新位愈崇而志愈謙年彌高而德彌仰夫其為德之尊而又如何哉此知德之士所以莫不敬而慕之俱有執鞭之願而泰之愚則有甚焉者也何者小子少時亦非無意於斯學者而志力不彊荏苒頽侵只恐虛負平生也是以常切自悼以為安得朝夕望見先生之盛德容貌貌而師法其萬一庶幾可以飭身補過於將來而不遂為小人之歸也登門一拜之後願學之誠食息不置自惟薄陋聲跡本

踈又不敢率然奉咫尺之書以煩下風用是趨趨囁嚅而不敢發及至頃年托以先壟碣文得蒙著述又以心經近思錄未解處仰質函丈親承指誨以此意先生以為臭味之或同憐其願學之久而未始有聞且將引而進之使之薰沐道義之餘以自警飭也以此尤欲趁此光陰未暮之日遂此朝聞夕可之志今日之來蓋願卒為弟子以償其夙昔之願請先陳廢學之由遂及請益之意蓋小子夙遭慙凶孤寒零丁幸賴族兄之撫恤勤教粗知讀書之方稍有慕古之志以家貧親老不能不奪於十日之業其始也幸而屢中覲其或成一名轉輾沉酒不能自脫迨無所成兩功俱闕此實志不能率氣理未能勝私中夜以思怛然內疚今欲回車發軔正路却要收拾身心從事於古人所謂為己之學以補前日粗踈脫略之咎而顧患歲月已逝摧頽已甚雖欲悔之不可得而復追矣且無明師良友相先相後以資質問自擬妄趺數舍之地以承臯比上緒論而貧病之故不能贏糧踵門其視古人徒步從師不啻天壤矣雖或有向上一念時時闢發朗中之闇暗太甚雷光之明隨閃隨滅嗚呼其終於此而已乎奈

何奈何未知先生可以一言振拔昏慵以為回頭住脚之地耶向來所讀不過聖賢書而已頗務精熟略窺意趣聖賢之所謂全體大用專在於此學者之以進德脩業不外於是誠使真知而力行自足以此為學及至釋卷茫然無得揆以反躬踐履則都無着落求諸言行動靜則不相關涉此由只就紙上誦說買其積而還其珠也加以受氣淺薄賦性柔懦立志則不能持其堅固治己則不能謹於細微以至處事接物之際周詳慎密之戒不能勝其浮妄泛忽之過此由不曾反己自脩察其偏而揀其失也自知其病而莫知治病之藥自覺其弊而莫知矯弊之道其他日用云為之間凡所以破壞其心術者不一而足如是因循一向委靡則博學審問也是閒說無以明善而誠身無以返本而還原天理何由而明善道何自而生自陷暴棄之中得罪聖人之門也必矣茲以為懼惕然改圖自訟既往之愆冀效方來之善而蔽固反覆失序無本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晚悟難成之患終無以為受教之地也然竊念論語所記聖門論學無非因人資稟之高下學問之淺深抑其過引其不及大而成大小而成小

德行文學各充其量此聖人之教所以如化工之妙均賦萬物而無棄材也今先生躬聖賢之奧接考亭之緒直溯洙泗之淵源則所以教迪後學之術實有得乎孔門教人各因其材之遺意也不以昏愚下品有所棄絕如小子之愚亦所以願得自進於門人弟子列求聞藥石之誨也東萊先生之言曰此無以感之彼安得而應之應生於感也古之教人雖不區區先求學者然就不求中自有感發之理不然學者之志何自而應乎此亦是格言也小子借其說以為說焉伏願先生以包蒙之量施發蒙之教不孤其所以來之意則小子之幸也向往之深不自知其僭越敢以書先于將命者而立于廡下以聽可否之命不勝惶恐之至

近思錄問目

太極圖先儒論說已無餘蘊泰識見孤陋未及緒論不敢輕議然既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而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則渾淪言之只一而已矣而其為道也由太極而五行為三層氣化形化又為二層是分一為五

而難見其一本之妙凡物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而其曰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則言太極流行之用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則言二氣對待之體也是先言用而後言體則似先有用而後有體也以五行之位置言之水居右而金次之火居左而木次之對待之體流行之用悉具於其中而其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金木土則是謂二氣變合而生者也其一氣循環而生者則於何見得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木陽釋故次火金陰釋故次水而下註乃云水木陽也火金陰也却以水為陽以火為陰五行之陰陽何其無一定之體也人與物莫不有形有氣而其乾男坤女則以氣化而言萬物化生則以形化而言氣化形似有彼此難見其理氣妙合而無間也人性皆善初無聖愚而其曰五性感動善惡分萬事出者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失之於動也聖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無不合者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本之於靜也先言衆人之汨其性後言聖人之全其性是先言惡而後言善也此皆淺見之所未到也其餘全集中未解處具錄呈上冀蒙鑄誨

首卷論性之本原道之體統蓋學問之綱領也故其所載陰陽變化性命之說無不備舉使學者知其名義有所向望而獨不言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而不列於其中者何也到第二卷為學之要第四卷存養之道方說敬敬是用功持養底物事非若仁義禮智之本具性中耶

愛曰仁 伊川曰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然則以愛為仁是指情為性與韓子博愛之謂何分別而此說得不為病也

心一也指體指用惟觀其所見如何 如虛靈具衆理是指體而言知覺應萬事是指用而言觀其所言則可知其人可見之得失云乎

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 程子又曰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則又安有下愚之不移也孟子曰為不善非才之罪也程子曰才則有善有不善朱子曰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才一也而或發於性或稟於氣何也才之有善有不善猶性之有本然之善氣質之偏乎形而上為道形

而下為器道指事物之理器指事物之體理何謂形而上體何謂形而下生之謂性孟子既斥其非而明道復申其說曰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若曰性即氣氣即性也則不幾於認理為氣認氣為理理氣雜糅而不分乎不然則此等論氣質之性與伊川性即理也之說不同乎仁訓說者謂訓人非也然則此訓人與中庸所謂仁者人也孟子所謂仁也者人也不同乎或謂仁只是人心之生理以生字訓之何如朱子曰不須用一字訓然則先儒言仁處何說得說盡仁之蘊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心也性也一理也心之發於思慮而後有不善與性之流於氣稟而後為不善為一統底事而可相兼者否

喜怒哀樂樂論語註作懼喜近於樂似為重複懼亦人情之所必有以懼代樂恐以此否所論七情本於子思之說乎禮運之說乎

伊川曰顏子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明道曰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二說不同何者為得下段

註曰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化字恐是信字之誤也其化與不化難以斷定顧聞的確之論

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麤到顏子地位而猶有心麤之病歟明睿純粹無纖毫私意則恐未可以心麤言也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固矣此與論語本文異註曰自是一義有益學者故取之云後賢只解前經之旨而與前經相背立說何也既背前經則何益於學者而有可取之實也

中庸之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滾說了中庸是孔門心法切要之言而謂之雜記何也恐是雜引經傳故謂之雜乎有就天言者有就聖人言者有就學者言之高下兼包巨細畢舉高者細者不是精而下者巨者不是粗乎

至日閑關後世朝賀必於是日有違於安靜以養微陽之義是何如

聖人元無二說恐是謂聖人之言上下兼盡說高不遺却卑說本不遺却末大小精粗無不該貫云也

天地設位易行于其中只是敬也天地之道誠而已其所以變化不窮只由於誠當云只是誠也而謂之敬何也敬自是入之道也天地之道亦有敬乎不要廝學廝字怎生有相字義與心經仲弓問仁章與之廝殺之廝同乎因懼將為寇亂可也吾君之體必詞順理直若懼之以民飢將亂恐是近於昧迫君上豈事君勿欺之道乎

蘇雖九年而功不成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既陞洪水汨陳五行則其所治有何他人所不及也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世儒論韓子為無頭之學以其言誠意正心之學而遺格物致知之功故謂之無頭乎既是無頭之學何以謂豪傑之士

朱子採摭四先生之書以為此編名之以近思錄而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與四子并列是亦一經也然四子六經皆有宗旨此書獨不言宗旨之所在十四篇所論各自為一事元無總會收鎖底意耶學者必須知要而後有以盡博今欲求其直指全體當以何說為宗也竊嘗妄意近思為名蓋

取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之義也此說又編於此書中今若取把求仁要作此書之宗旨者何如泰識淺見未窺一斑僭越及此真所謂不知量者然質疑問辨不可不直陳所懷以就正焉罄竭愚衷謹此具呈伏乞恕其狂妄教其不至重賜錫誨不勝幸甚

上尤庵先生稟目

一頃日請先祖墓道文字時泛言請得墓表云爾實欲得墓碣銘也語未達意只得墓表今以銘文數句係于此表文之後則足為墓碣銘也未知何如敢稟

一吾宗先代貫以巨濟後聞嶺南宗族貫以鷺洲未知其由問于嶺南則鷺洲是巨濟之屬縣而鷺洲真的云碣文中巨濟二字改以鷺洲何如

一曾祖行蹟內廬墓一欸載於行狀中是大段實行而未見未入以此添補何如

一在祖父上疏時先生既嘗聞名字又見此疏本云此意亦為補入何如

一墓表之表與表箋之表同義歟刻之標石以表墓道故謂之表歟若是表箋之表則表即是書名也若是表識之表則表字下亦可係以文字歟

附答

一條雖墓碣不必有銘考諸朱子大全可見矣

二條以 國姓李氏言之或稱全州或稱完山恐不必太拘

三條廬墓非正禮且既稱篤於文行則包在其中矣

四條此一欸記亦可不記亦可

五條表是標識之義文字不必書

上尤庵先生稟目

伏以應秦嘗見粟谷文集權幼清哀其先祖栗亭亂稿求序文于栗谷栗谷序之以發其意蓋取其念先之意也今秦之哀集家狀若使世傳文籍全然俱存則不必為此事但恨散逸十不存一故恐其又遂湮沒掇拾塵蠹間集成此卷因附先世旌表始末共為一書非為一代之事難於該括未定名目前日嘗請

命名而先生命之以先世事實手寫題目為賜大矣感幸無任第念凡書籍必有序跋備述其纂成之意然後事跡昭著首尾全具可得為成帙今此書未有序文恐不得為完書茲又敢煩伏乞序此卷端如粟谷之序幼清之稿者則垂絕之遺跡得以永傳於世矣其為小子傳家之寶當如何也茲以敢稟

上晚洲洪文書

辛亥三月

伏以往在丙戌尊先大夫以小生亡父祖考堂叔孝行實狀撰次事跡通文報官遺草尚存一紙中記事若是其昭昭而堂叔則得聞於 朝廷既蒙 旌表之典亡父祖考則不得聞於 朝廷終歸於落莫當時之似不落莫而竟為落莫者無乃有待而然也耶若蒙閣下為之言之於明府以之升之於禮部使之發揮於堙沒之中則非但不肖孤難報之大德抑亦積善家繼述之一事茲用謄當時通文舊本敢此奉呈情激于中言不知裁伏惟執事憐察焉不肖少孤不識先世事及今閱家中故書得見鄭愚伏所撰按廉使先祖墓碑文知有雙竹之事又伏見尊先大夫以吾亡父祖考及堂叔孝行實狀通文遺草始知先

世之事執書涕泣不勝感愴一家數百年間事若得君子之一言永為千載之不朽則其為幽明之感宜如何哉茲用擗出三綱行實所載雙竹圖而連附通文事實并為一帙敢請題詩伏望克紹先大夫成美之大德追逐杜少陵詩史之流芳以為小子傳家之寶如何

上遂庵權丈書

此去四書圖累蒙獎勵之厚殫數十年老敗精力三易草稿僅得卒業尚多踈謬未滿人意今若更加脩正則可得無疵方擬負笈就正親承旨誨而筋力衰耗未由致身適仍孫兒科行使之歷拜舉帙奉呈伏望指摘差謬俾得歸正仍構序文弁于卷首使之可傳於世不朽於後則其為感荷曷可勝喻千萬伏企

呈巡營書

道內清州居幼學申應澆謹再拜上書于巡察使閣下伏以遺行之採訪使臣之大務也世德之湮没人子之至痛也故有世德而將至湮沒則為人子者不可不言有遺行而未及旌別則為使臣者不可不採然則小生之為至痛而所

欲言者實是閣下之所當採而為大務者也茲敢冒昧仰陳危懇伏願閣下試垂察焉小生祖父故朝散大夫行永崇殿叅奉申之益三歲而孤奉養偏母極其誠孝當母病危劇祭於北辰而燃炷掌中達夜以禱斷指瀝血以為藥餌及至不救哀毀過節吐血成疾每日號痛輒頓絕而不脫衰絰以盡禮制又嘗於昏朝李爾瞻專國亂政之日抗進疏章極言其兇邪誤國之罪於此可見推孝為忠之志也且小生父故學生申鐔亦有誠孝粵在丙子之亂扶護父母避兵山中猝遇賊兵白刃交下而以身蔽衛父母啼號求哀賊亦義之不加害而去於此可見誠孝之感異類也又當母病危劇亦斷指瀝血以為藥餌鄉隣瞻聽莫不感歎故往在丙戌年生員洪順中以此實狀通文面內以之報官又於丙辰年儒林一鄉復以公論報官上司馬而至今未有褒旌之舉將為湮沒之歸此非人子之至痛乎小生五歲而喪父七歲而喪祖父未及知先人之行義矣到今稍長始聞丙戌通文之事且因一鄉之論報乃知祖與父之有孝行而不肖無狀既不能繼其家聲形單勢弱又未得成美之君子則所賴者只是鄉

中之公議而所報文書每為落漏於中間將至泯泯而無傳小生痛塞胷中食
息不忘矣幸於上年春 大駕陵幸時上言陳情而禮曹以無本道啓 聞乃
為防啓小生之至痛至此而尤極矣噫先人行義之實旣如此一鄉公論之發
又如彼揆以國家勸勵之道宜蒙門閭旌表之典而再阻於巡營之報一却於
禮曹之啓懿行莫暴 寵旌尚闕一鄉之所共惜也小生之所痛心也伏惟閣
下任旬宣之寄掌教化之務旌淑樹風只在閣下一轉移之間伏願閣下察小
生之至痛諒先人之誠孝從實啓 聞毋使湮沒則非但小生之幸抑亦世道
之幸也閣下母以言出於子孫之口而有所不信也小生雖無似稍有人心豈
敢以先人所無之行妄加於先人旣亡之身上以欺 朝廷次以欺閣下又以
欺先人於地下乎非但此也先人若無孝行之實跡則丙戌何以有洪頤中之
通文丙辰何以有一鄉之論報公論之發據此可知而小生今日之言只據鄉
中報文之外略無一辭假飾寧有一毫誣罔於閣下乎昔元微之抹甄濟父子
事送于史官而賴不泯汝此乃發潛德之幽光者也今日小生先人父子之行

音序集
無異於昔日甄濟父子之湮沒則昔日元微之採送史官之事非今日閣下之事乎採摭遺行升之禮却深有望於閣下也伏願閣下哀憐垂察焉情激于中言不知裁不勝惶悚祗懇之至

上巡撫御史書

伏以小生祖父故朝散大夫行永崇殿叅奉申之益往在昏朝辛酉年閏二月初八日上疏直斥賊臣李爾瞻極陳其兇狡奸慝濁亂誤國之罪故及癸亥反正初卽有收用之議三月六日再擬職望而未蒙恩點祖父身歿之後無人舉發先行沉淪今至百年之久此小生之所以至寃極痛必欲陳暴訴屈而伸枉者也茲以小生曾於癸未九月陳情具疏呈于政院則政院以為此當為上言之事直以上疏則猥越不可奉入還為出給不得上達又於丁酉三月大駕溫泉行幸還宮之時上言于駕前而以年老有病不得隨駕上京竟至落漏不得施行小生至痛至此倍極而鄉曲孤寒更暴無路夙夜含痛食息不忘矣何幸今者閣下臨境伏見閣下通諭一道又有幽寃鬱抑之事忠孝節義

之行訪問之令此實遺行潛德庶可暴白之秋也茲敢謄寫丁酉上言草全文粘連呈控伏望閣下洞察鄉曲孤寒抱寃之情以此實蹟特為 啓達俾蒙贈職之典則其恩輕重大小宜如何報也小生年今七十九矣大期已迫就木無日當此好機會不得遂情願則永抱無涯之痛而目不瞑於泉下其勢誠恫而其情誠可悲矣冒瀆尊嚴敢此煩達不勝惶恐祈懇之至

請褒金鼎九孝行文

庚寅

本州幼學申應泰等誠惶誠恐仰達于二天閣下伏以自古有邦莫不以褒忠獎孝為先蓋以樹立人紀激勸衰俗者莫重於此也惟我 國家歷三百年來以孝為治培養作成之政未嘗不以是汲汲焉逮至當子益篤前烈凡民有行無微不揚 旌表恩光輝燦閭里猶且分 命守土之臣博訪廣詢惟恐一士之埋沒不稱當此之時奉令行教而主張風化之柄者苟不能闡揚幽陰以副九重之至意則豈所以受任承宣之責我想閣下忠於奉公夙夜一念未嘗不在於是而或慮夫行誼表著可以登聞於 朝者不得其人也民等伏見本州

山東故士人金鼎九純孝之行應在旌褒之列而尚今泯沒不勝慨然茲敢齊聲以聞伏惟閣下垂察焉蓋鼎九本出孝友之家稟性絕異早遊大老之門制行甚高平生服膺專在於孝之一字讀古人書至見竭力事親克盡子職之語則輒掩卷歎服思所企及之方雖曾閔之孝若將一蹴而造焉雙親在堂俱享高年朝夕甘旨晨昏定省未或一日少衰家甚貧朝不謀夕而口體之奉養有優富家志意之承順無愧古人歲辛亥父有疾將革焚香祝天夙夜露立與其三弟俱血其指幸得一日之甦其至誠可以感動神明而不得蒙佑竟遭終天之痛歛殯之後餒粥居廬晝夜呼痛柴毀骨立家後占山備禮營葬具經帶朝夕臨省雖祁寒暑雨未嘗或廢以終三年自是以後獨奉百歲偏母愛日之誠有加平昔日與三弟迭相待側至於饜突供厨之事必自親執焉一日母病思嘗江魚即自持網出臨前溪忽有盈尺二訥魚自入網中持歸以供之其後又有一雙飛雉自來門庭手執獻餽夫雉可以網得而魚之名訥者山澗之素所無者則其為孝感所致也明矣昔者王祥事親至孝而有雙鯉躍冰飛雀入幕之

瑞自是厥後歷千餘載寂無其人而於今忽有之苟非至誠與王祥等焉則能若是乎且鼎九天才秀逸以文鳴世發解應選至三十餘度而名占一頭者不止一二不事生產專務科業蓋欲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而命途奇薄終不得伸其志鄉黨莫不嗟惜焉噫鼎九性雖坦率其內行篤處兄弟盡怡愉之樂奉夫人有婉愉之容其於事先之道睦族之誼靡不備至每日趁鷄鳴盥漱率第若子侄先拜祠堂次詣慈堂視寒暖之節仍向先壠展省掃之禮出入必告面大夫人而於祠堂亦如之其宗家家廟距在五里地朔望輒徒步展謁前後四十餘年行之不懈終始如一日為先立法服教戒子弟如有不勤奉行者則告于家廟笞以警之一家之人無不嚴憚而其第鼎五鼎三鼎一等並以孝友名世鄉人莫不加敬雖其天質純美不待加勉而其所成就則莫非鼎九孝弟之行原於其曾祖生員公誠誠自少以孝友見重於世重峯趙先生嘗慕其行而與之友徒步相從交誼特深西溪李先生居在一洞素所心服撰述行狀極加贊許乃知孝者金家之長物而鼎九之行有得於家庭之風也且鼎九為人剛直

峻嚴見人不善嫉之如讐處已廉儉守分安貧不以窮困而易操不以利勢而奔走其事親之外行己之實多有人所不及者矣噫夫人也事親孝與弟友盡盡哀祭盡誠文統特其餘事既有此純懿之行而終未蒙薦擢之榮生而寤跡於草野死而堙名於泉壤茲豈非昭代之久典而執事者之所羞乎當鼎九在世之日本州士人柳斗寅卞搆等且舉鼎九行誼之實狀通告于鄉中士友以為薦聞州家轉達 宣陛之計鼎九聞之深以為耻極力挽止以此事寢不行焉今鼎九與斗寅等皆已沒世此寶鄉中之所共慨歎者也民等同居一州的見鼎九之實有是行且知先輩有意薦拔而未果乃敢相率來籲於閣下之庭伏願閣下特嘉鼎九行誼之出天以此所控歷舉報聞于上司俾得登徹於九重之上以為 旌褒之地千萬幸甚

龍崖文集卷之二

雜著

士論是非屋下私談

己亥年 孝宗大王賓天後喪服議禮時從我先師尤庵老先生獻議 大王大妃服制以庶子承重不為三年之文斷然定行則似無他論而其時一邊之人媚嫉尤庵別立意見交構胥讒辨難太煩以致論議紛紜竟生嫌隙詆毀之說浸潤之譖雜然併進卒至嶺海之竄竹樹之慘而文谷金相國兄弟之竄逐賜死亦職此而為之崇噫若有一毫不合於禮義者則以非堯道不陳之心豈如是建議哉當時諸宰同春先生以下諸賢之獻議莫不皆然夫豈不義而諸宰行之哉但侵侮儒賢自是彼輩伎倆必欲擠陷而後已何其酷哉思之至今不勝慨嘆

甲寅年嶺人郭世楛上疏詆斥尤庵曰教人廢父大倫以之滅絕所謂教人廢父者指謂閔慎之事也蓋聞閔慎祖父之喪慎之父病風廢疾不能執喪故慎

問禮於尤庵尤庵答辭雖未嘗見聞蓋言父不能執喪則子不可不代執之意耳何者謹按宋史孝宗居重華宮五載而崩光宗病不能執喪其時樞密院事趙汝愚建議奏請迎嘉王入卽位代執孝宗之喪嘉王卽光宗子也於是中外危疑者始定故先儒論之曰汝愚奮不顧身定大計于頃刻之間其功盛哉此乃宋朝故事而可為此事之斷案明證尤菴指教閔慎之意蓋恐亦如此而媚嫉之人至謂之教人廢父乃以此為執言之欄柄陷人之機弄人心危險何至此極可嘆

或問南漢被圍時尤庵亦在扈從之列慘見江都之陷沒城下之出盟非不知春秋小國之所耻而不曾有攻禦之策斥和之疏及至孝廟朝契合風雲謀猷密勿將大有為而天不祚東業虧中途其尊周之義為國之忠未嘗著顯明見而卽今朝廷之禮遇士林之宗仰乃為當代第一未知以何德義功效乃至如此愚應之曰昔在宋高宗朝魏國忠獻公張浚許國之心白首不渝終身不主和議故朱子論之曰南渡以來士大夫唱為和議至於夷狄之制命禽獸

之逼人莫知其為大變也獨魏公欲明天理正人心雪國耻復土宇晚復際遇孝宗主意益堅竭力抗敵雖天嗇其功使公困於讒邪之口不得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曉然知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其功盛哉忠獻尚無著見功業而朱子稱許如此者豈不以功業雖未成節義有可取也耶故愚謂尤庵之於我朝猶忠獻之於宋朝也未知何如况其道德學問節義文章明天理正人心距諛行放淫僻尊周室攘夷狄凡有功於聖道有益於斯文者其功不啻忠獻而實為吾東方儒賢之第一則朝廷之禮遇士林之宗仰豈不為當代之第一耶其人頌可而退

朋黨色目始於宣祖朝沈義謙金孝元通清之論可否之爭沈居彰義洞即都城西故右義謙者謂之西人金居駱峯下即都城東故右孝元者謂之東人兩家賓客互相譏揣漸成嫌隙有同璧玉敵故白休庵疏曰東西二字實為亡國之禍胎也栗谷啓于經筵兩欲調劑而竟不合其後義謙官至宰列為西人之領袖孝元未及大顯而早世東人以無領袖之故分離乖隔或為大北或為小

北或為南人及至昏朝爾瞻仁弘首唱廢 大妃之論附廢論者謂之大北避
廢論者謂之小北而癸亥 反正成於西人之手故大北餘孽不附之西而附
之南南人之尤多者蓋以此也大抵東人隨時變遷根脉已絕西人則自始至
今一心靡他西人所為之事多出於義理多出於清論故為國家大勲勞大政
事大議論大節義多出於西人如癸亥 反正此非大勲勞乎如改 宗系復
貞陵追上 定宗廟號追復 端宗位號此非大政事乎如白沙李相國鄭弘
翼奇自獻之獻議此非大議論乎如洪翼漢尹集吳達濟之斥和此非大節義
乎南小所為皆是俗心俗態俗論俗事而專昧義理有能據義理持清議樹大
勲辦大事主大論立大節者誰也皆是以先累見棄於清流不容於清議而自
相附托別為一黨是即南小也南人又有清濁二派本來南人謂之清南大北
餘孽附于南者謂之濁南所謂清南者苟能斥絕其附托者拒之不受則可保
其清而奈何容受混為一類其所謂清者同歸於濁矣徒知植黨而不卞涇渭
此非南人之短處乎至於己巳廢 中殿時無一人據理抗章諫止救正如吳

斗寅朴泰輔之為者反為承順逢迎而助成大變其罪無異於大北廢母之惡此非南人之罪案乎小北中立南西之間其於國事不置欣戚無所建白無所裨益依阿取容不露圭角持位保祿特不為大段罪過方且自以為得計而人亦指以為無過殊不知呂東萊所謂奸莫甚於中立而中立之罪尤大者也到今西人分為老少黨正如宋朝元豐黨人退於散地含忍入骨陰俟間隙而程蘓諸賢不悟方自分黨有川黨洛黨朔黨之為者可見人心之不古而氣像之慙慙也所謂少黨本無淵源根脉直以美村父子為領袖而時人乃以江都之俘虜邢七之狼狽目之如是而可為士林之宗仰乎且所為之事亦與南小無異真所謂魯衛之政也此其是非之不難卜也歐陽公所謂小人同利之時暫為朋者偽也及其利盡而交踈反相賊害君子則不然同道而相益同心以共濟惟在人君辨其君子小人退小人之偽朋進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者不其然乎嗚呼今日黨論已成心腹之痼疾所謂去河北賊易而去朝廷朋黨難者也東京黨錮之禍不幸近之而唐末清流特未入於濁流中耳若此不已

終必亾國休庵栗谷可謂有先見之明矣且所貴於色目者必有淵源根脉而守其意向志操終始不變死生不背之謂也所謂淵源師弟子授受也所謂根脉祖子孫承繼也今之所謂黨人者皆是趨利避害朝從暮背之東之西走南走北之徒也又其甚者皆是無淵源根脉而自已附托者也如此之類雖自以為西而實非西人自以為南而實非南人斗筭之輩何足算也

所謂皆以先累不容於清議者何也如保關齋申相國以反背六臣不容於清議故其子孫皆為南人遼川崔相國南漢主和不容於清議故其子孫皆為少論李時萬及李有壽之祖父忘其名賊點門客為清坐翁宋公崖金公之所劾去不容於清議故其子孫皆為少論其餘南少大抵皆然色目涇渭於此可見所謂江都之俘虜者何也美村父子於江都約死而不死見俘於虜酋虜酋又執琮原君使通于南漢無琮原執御之人召募于就虜中美村著梅笠為琮原執御得浚津歸于南漢平亂後屏居鄉里從遊師友間當時士類多有推許及其歿也士論有立祠之議通文于列邑通文轉到木川則有何人題于紙尾曰

江都倖虜豈合享祀因此立祠之議遂寢不行此所以有倖虜之名也

所謂邢七狼狽者何也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狹狼屬無前足附狼而行失狼則不能行之獸也邢恕初從明道學後背師不能行故其時目之以狼狽尹拯初從市南學又從尤庵學後既背尤庵又背市南正如邢恕之背程子而不能行故時人又目之以狼狽

所謂中立之罪尤大者何也東萊論原繁中立之罪曰繁自莊公之世用事于朝歷忽饗儀奕之變國四易主汎然中立舉無所助人則事之出則捨之視爵位如傳舍而優遊卒歲既不為人所愛亦不為人所憎持位保祿率用此術其心自謂國有存亡君有興廢世有治亂民有安危吾之爵秩自如也於彼於此無往而不得志彼何與於我哉繁之自為謀可謂密矣然而卒不免於厲公之誅則世之中立取容者果可以長無禍乎嗚呼此乃前車之覆轍可作後世之龜鑑而今者小北之處世一如原繁之用心自以中立為保身之良策不以為戒反以為法何其不思義理不察是非若此之甚耶故愚特舉東萊之說以諷

中立之人實規警之意非詆毀之說覽者詳之

大抵善惡是非天下之公心善者是之而惡者非之只以公心處之公言爭之各當乎公理而不涉乎私情卒之是者為是而非者為非則是即為公道何不可之有今之黨論有異於是分門割戶或擠或援出彼入此相傾相軋如其黨也則指邪為賢非其黨也則指賢為邪銓曹之所注擬者引類而已臺閣之所彈劾者伐異而已風波於士林而是非逆理戈戟於廟堂而黑白倒置今之國事將日非矣國勢之危十碁九卵則今之為臣子者宜可以同寅協恭共濟艱難而反以朋黨壞國事未知朋黨是何事業 聖主在上千載一時則今之佐下風者宜可以洗心易慮贊襄治化而反以朋黨虧損政體未知朋黨是何論議徒知有朋而不知有國寧負君父而不負私黨私意滔天公道掃地是非一端晦蝕而然耶嗚呼奸黨碑立而汴京墟偽學籍成而南宋亡厥鑒不遠可作深戒惟願勿論彼此惟善是保不分南西惟賢是用賢之進如茅斯拔邪之退如距斯脫不挾私意務張公道百僚師師濟濟相讓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聖

世之治廢幾復見豈不休哉豈不盛哉凡吾所言悉以彼此真心實迹之著於政事間者而言之實是不偏不倚蕩蕩平平之公言而不知者必以為扶此而抑彼他人有心何不忖度蓋是者是之固為公也非者非之亦為公也士君子立心持論一於公而已故凡於是非之端必揆之以義理之當否酌之以權衡之低仰南小之事是者則是之西人之事非者則非之寧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然而西人之事是處多而非處少故似有左袒意南小之事非處多而是處少故似有掣肘意或恐逢彼之怒不無自憚然污不至阿其所好而枉其是非之實覽者詳之

昏朝丁巳十月廢論收議時白沙李相國獻議曰非堯舜不陳古之明訓虞舜不幸頑父嚚母常欲殺舜浚井塗廬危逆極矣號泣恐慕不見其有不是處誠以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春秋之法子無讐母之義况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誠孝之重夫焉有間也今方以孝治家一邦之內將有漸化之望此言奚為至於黜績之下哉為今之道體舜之德克諧以孝蒸蒸以又回怒為慈惠

臣之望也張谿谷撰白沙文集序曰當昏朝之世違人倫之變奸臣逢惡請廢君母人之所以為人者一朝墜地盡矣方且陳刀鉅列鼎鑊以脅言者而公明目張膽吐片辭以定父子君臣之義竟坐此竄絕塞以沒然賴公一言長秋咫尺地卒不得以不測加焉則其所以撐柱之而扶持之者殆有不可以言盡者雖謂之磊磊軒天地亦可云此所謂大議論大節義也所以為國家之元勳士林之領袖南人獻議中為此正論者誰耶不過曰問于林下宰相云所謂林下宰相卽仁弘也其時仁弘方主廢論而曰問于其人者此非導其派而鼓其瀾者乎因此激發卒致西宮之變實是萬古綱常無母之罪人實是十世不可省之大惡然則癸亥反正實是中興丕大功業而大姦巨猾咸服其辜於此見忠臣義士守死善道捐軀報國者非直為一時慷慨立節而已實為天下後世扶植綱常之道而其遺風餘烈足以傳之千萬世而不泯又見亂臣賊子雖得陸梁跋扈於一時而不過數十年無不身首橫分子孫誅夷而積惡餘殃亦傳之千萬世而不洗嗚呼善惡之報其可畏如此哉故愚著之為說使忠臣義士知

所勸而亂臣賊子知所戒焉

李西溪當大北方張十六年不出仕廢論通文來到本州時為院長會多士焚之此非斥邪扶正之道乎吾祖父養一公以西溪弟子既叅焚通之會繼以為攻斥賊贖之疏此豈非懷剛嫉惡之志癸亥錄所謂首明大義出萬死不一生之計者誠至言也然則淵源根脉莫有如吾家攻斥大北實為堂堂正論而如吾不肖為人踈迕平生不曾為大言高論此非可哀之甚者乎

昔年栗谷先生從祀文廟之議南人以栗谷染迹禪門陳疏極論訾其學術之疵斥其從祀之議噫栗谷豈有染迹禪門之理乎嘗遭親喪哀慟之至思慕之極聞讀佛經則見己死之親乃讀釋氏書周年而後大覺其非乃返於聖經沉潛於窮理居敬之學而為東方儒賢之最蓋其時栗谷年纔十九歲矣其一時之讀釋氏書者此固慕親之意實為孝心之推是豈為栗谷之病而曰染迹禪門耶蓋迹云者謂衣釋氏之衣行釋氏之行而至於栗谷則元無如此之舉只以慕親之誠一時讀其書而覺其非者謂之染迹者不幾於梅君子狎大人者

乎是以晚逃佛老不為橫渠之病汎濫佛老不為魯齋之病學則何獨以一時讀其書覺其非者為栗谷之病乎孔子曰人潔己而進其與進也不保其往也於此尤覺一時佛經之讀不為栗谷之病也是故栗谷之初見退溪也退溪贈詩曰始知名下無虛士堪恨年前闕敬身嘉穀莫容穉熟美纖毫不許鏡磨新又答書曰往聞足下讀釋氏書而頗中其毒心惜之久矣日者之來見我也不諱其失而能言其非吾知足下之可與適道也又曰前書深以往時失學為歎足下行年甫弱冠耳而頽脫如許不可謂失學而尚且云者豈不以所學有差同於未學也歟悟前非而思改之又知從事於窮理居敬之學可謂勇於改過急於向道而不迷其方矣此皆退溪嘉悅獎與之辭也然則黨人有何別件聞見違此獎與之旨反為詆斥之甚也栗谷道德學問固非後生末學所敢輕議者也茲不敢一二歷數而第以所著述言之文集之外又有聖學輯要擊蒙要訣學校模範東湖問答經筵日記石潭日記等書而披閱考究則皆是發明聖經羽翼斯文之言也從祀於文廟者實是合當底論而必欲排擯而沮抑之者

不知其何所據也然則以橫渠之晚逃而不可以從祀乎以魯齋之汎濫而不可以從祀乎義理如此而必為詆斥者是何腸肚也故愚以為此皆出於色目媚嫉伎害排抑勝己之私心而非聖賢待人大公至正之道也吾未見其合於義理也

近年沙溪先生從祀之議又為詆斥如昔日之詆斥栗谷也蓋沙溪道德學問亦非後生末學所敢輕議而第以所著述言之有經書辨疑近思釋疑理氣論說家禮輯覽喪禮備要叔禮問解等書今方為東國通行之禮文其有功於斯文有補於禮學為何如哉蓋東國禮學之大明由於沙溪之克闡則沙溪實東國之周公也今此從祀之議夫孰曰不可也黨人之於我亦必用其禮用其禮而斥其人寧有是耶吾未見其合義理也

栗谷論 本朝從祀五賢曰金文敬鄭文獻言論風旨微而不顯李文元出處頗有可議者惟趙文正倡明道學啓牖後人李文純沉潛義理模範一時斯二人者表出從祀夫孰曰不可栗谷既於三賢猶有未滿底意則醇乎醇無小疵

之賢誠不易得然嘗觀闕里誌孔子通紀等書孔門諸子中如冉季秦祖公祖句茲恭雕徒父之類四十二人皆是無言行無年歲不見經傳者似不當並列從祀而只以聖門親炙之故亦皆得參則栗谷沙溪道德學問之表著實為東方儒賢之正脉寧不合於從祀之典耶事理如此而黨人之前後攻擊何若是之甚也此皆出於傾軋好勝之心以其有色目而人各異論之致也吾未見合於義理也若無色目則無彼無此所共敬慕而尊尚之矣誰或有詆斥之者然則偏黨之誤人心術也甚矣

南人中既無醇儒莊士可合從祀之人雖或疏請蒙許與否必不可期而其在自處之道固當提出其彼賢於此者陳請從祀之典而不此之謂只以防塞西人之從祀為事此不過西人之賢多有從祀而南人獨未及焉故以此快快必欲害之不慚己之無賢及不容人之有賢此愚所謂專昧義理此皆枝害之俗心云者實非妄言宜不信而有徵矣乎或曰文廟從祀吾道中重禮其人必大醇無疵然後可當此禮南人之賢豈有從祀之人乎余應之曰子之言誠然誠

然然古之人如公伯寮荀卿楊雄王安石之類其初亦皆得叅則彼南人之賢豈不與言箇人相上下耶其人亦心晒而退

老少分黨自尤庵撰述美村碣文而始焉其間是非不難知而世人爭相投入於少論之中吁可笑也何者丙子之亂八松扈從于南漢美村奉母夫人及家屬入於江都與其妻及其友宋野隱金益謙權順長等約以同死及至城陷其妻死之其友死之而美村獨不死焉蓋父母在不許友以死則當初同死之約實是不當約之約也美村之夫不但在於不死之後已在於約死之初是非所在不難知也而其死後其子拯請碣文于尤庵其意蓋欲得極意贊揚而尤庵之意以為金石之文乃據事實事所以傳信之於世又以文字媚之於人徇情苟譽以悅其心甚非誠實之道故其所論撰不能如其所望不自立論特舉朴玄石所撰行狀而為說故拯也以其稽重他人為其有微意而竟不滿其望啣怨挾憾仇視絕意抵書抵斥無所不至至於尤庵歿後終不致吊三十餘年受學講道師生之義果如是乎此實庾公斯之罪人以此觀之則其是非所在

判然可見而世人之爭相附托者其是非一端可謂楛亡矣誠可笑也

尹拯與朴玄石書論尤庵學術曰義利雙行王霸並用與大學誠正之學不同
同春所謂都是機關草廬所謂全用權數恐是幽文之實病崔慎上疏以卞其
誣曰未知浚吉因甚事而發此言於何日何地而與拯同聽者誰也又曰自甲
寅人事大變之後惟泰多有可疑之事故公議不許惟泰因此歸怨於時烈常
有不悅之心毀斥之語則其為權數之言難保其必無嗚呼崔慎誠欲為師卞
誣則所當明知同春草廬果有此言與否然後即當痛斥明卞以雪其誣可也
今觀其疏措語則皆是億逆不信之辭而不能明其必無之理然則崔慎之疏
雖曰卞誣而乃所以不能卞也吾意以為同春草廬皆有文集若欲知其言之
真偽則取其文集而歷考之其文集中果有都是機關全用權數之語而指斥
尤庵則拯之言猶有可委者也兩先生集中若無此二段說話則即是拯自做
其說假他人引喻斷定而自誣其師也不特誣其師而並與同春草廬而誣之
也若然則造言誣人之罪拯安得辭其責而天下後世其孰能說之崔慎不能

以此痛釋昭雪可歎

崔慎陳疏之後趙正萬等館學儒生又為陳疏其時清州士論皆以為館學既為陳疏伸卞則清州儒林不可無陳疏伸卞之道乙丑九月將為疏舉其時應泰為齋任措辦資裝疏儒齊起上京中學都會聞京中士論則皆以為趙正萬疏批荅既曰人心陷溺義理晦塞以平生尊慕之人醜詆譏斥一至此極豈但斯文之不幸而已哉竇國家之不幸也頃因相臣陳達既已明卞斥絕而爾等居首善之地痛賢師之被誣齊籲伸卞辭意嚴正予甚嘉尚也 聖批嚴截如此既有此批之後不必更為疏論止之者頗多故不果陳達中止而退到今思之崔慎趙正萬之疏雖曰伸卞而皆不能痛斥快雪何也都是機關全用權數之說尹拯既已假托於同春草廬崔趙二疏當以兩人文集考出之意勤忌陳請歷考其文集則可知其真偽虛實如是而後可以痛斥快雪而兩人疏中俱不為此請所謂理之不明辭之不達如是而可望君心之開悟乎此吾所謂不能痛斥快雪者也今吾更欲為此疏詳陳同春草廬文集考出之意請抹機關

權數之說言根之所自出則可知其真偽而年老氣衰有志未就良可歎也
尹拯背師專諉諸碣文之不愜故其文未出之前人或疑其真有不愜之端可
怒可憾之事以師生父子有間之說稍有寬恕之道也及至尹得和騰出碣文
令書陳疏卞白之後聖心疑惑始覺其無據舉世人心咸知其無理蓋其碣文
元無不愜之端可怒可憾之事則未知有何忍而必至抵毀斥絕也加之以家
禮源流攬作己物之計則尤極無據何者近觀遂庵伸卞疏始知顛末蓋源流
之書乃市南謫居林川時始為編集而放還錦山時與美村講究叅訂及其被
召還朝也屬任於尹拯使之脩潤完役者也故美村與李廷夔兩書及撰市南
行狀備述市南源流初編集之實狀贊歎不已前後往復書札俱載於市南文
集可考而知也且拯祭市南文曰先生以子弟視拯拯以父兄事先生其恩義
之篤於此可知而及爭端之既發也乃答俞相基書曰屬托之事終不能記憶
雖甚老昏此豈可忘之事而乃敢諉之以不記乎生前受其屬托死後背之至
此師弟之間傳受之道果如是乎嗚呼美村父子於源流之書固不無叅助之

端據此實跡只曰叅助而已則人孰有非之者前後文跡昭不可掩而乃欲攬取專以為自家之物是果為至公之心誠信之道乎嗚呼若使尹拯無此二件過失而善事兩先生恭為弟子之職則庶得為無過之人而奈何計不出此乖悖滋甚惹起事變終使生三事一之義歸於掃地其處心行事無據至此則前後背節之誚烏得免也虛譽雖隆實德則病矣令名竟挫是可慨也

壬辰兵燹實我朝二百年來曾未有之劇賊殘我八路覆我三都夷我二

陵火我五廟蹂躪長驅縱兵殺掠我國國小力弱莫之敢嬰乘輿播越駐

蹕西陲白沙李相首建大策赴訴天朝請援乞兵神宗皇帝動天下兵力

以救之由是國家中興臣民再安凡此東偏昆蟲草木無非帝德攸洎也是

以尤庵末年擬立祠以享之未果而歿臨歿托于遂庵使之立祠故遂庵克遵

遺訓乃於華陽洞中上建皇祠下設書院依古一體君臣祭祀同一間茅屋祭

昭王之例每歲三九上丁肅敬將事名之曰萬東祠蓋取水萬折而必東之意

也此實堂堂大事業可以永有辭於天下後世而南人於是旁觀竊議以為海

外徧邦安得有天子祠而徧邦小民安得為天子祭乎噫南人之言誠有不然者何也古之君子必酬德而報功今此徧邦祠實為酬德報功之地耳 神宗皇帝於我國既有不可忘之功則我國於 神宗皇帝亦當有不可忘之崇報若背恩忘德而不有崇報之禮則豈孔子所謂以德報德之意乎此尤庵所以必欲尊奉遂庵所以遵行以其有大功德之所存也是以聖上聞而嘉之又為之等大報壇於後苑之中而親祀之夫豈不義而聖上行之哉南人之所以必欲詆毀者未知有何義理其時若無天兵之來援則我國臣民盡為魚肉靡有孑遺渠等之祖先安得免此患而子孫至今有生息之道也渠等胡不念此而妄為非笑耶字小事大義理兩盡而竊議非笑元無義理以此較彼孰非極恠極悞無足道也

或有問於余曰 神皇祠字設立之意既得聞命矣 毅宗皇帝並享未知如何意余應之曰 毅宗皇帝在位十七年間修身治國一以中庸九經之訓為法嘗觀書九經中修身條非禮不動四字于錦障以為觀省取法之規其聖學

之高明於此可見不幸有君無臣及至甲申三月之變實見得國滅君死之正
遂自裁而崩其國君死社稷之義又可見矣厥後老峯閣相國奉使入燕求大
明遺跡則有人以非禮不動錦障贈之老峯十襲歸來送于尤庵老先生老先
生不勝追古之感遂構煨章菴以藏之又模刻四字于崖石上使御筆奎章燬
然可傳於世 毅宗聖學之高明既如此臨歿之取義又如此親筆奎章又留
在此洞中此洞中旣建 神宗皇帝祠宇則 毅宗皇帝不可不並享嗚呼周
室東遷之後孔子生其時諸侯放恣處士橫議不知尊王之義故孔子作春秋以
尊周為本來室南渡之後朱子生其時夷狄亂華二帝北狩朱子力主斥和以明
不共戴天之義尤庵又當大明之末目見丁丑之亂甲申之變欲伸大義而有
志未就以為平生至痛今此 皇祠並享莫非尊周之義其志可謂戚矣夫文
谷金相公煥章菴詩曰回看四海倒冠屨大明乾坤一洞府尊周微意寓於斯
一心烟炯惟復知誰應天壽山頭月照見孤臣滿腔血觀於此詩則可以見
立祠之意矣

本朝五賢從祀之義粟谷論之曰寒暄一蠹言論風旨微而不顯晦齋出處頗有可議者惟靜庵退溪表出從祀則夫誰曰不可彼仁弘上疏詆斥晦齋退溪不遺餘力愚以為粟谷之論無所挾而論之其論可謂公矣仁弘之論有所挾而論之其論甚無謂而究其心跡則儘是一凶險人耳何謂有所挾也其時仁弘以其師曹南溟欲為從祀必為詆斥兩賢噫南溟道德學問果允協於從祀則雖與兩賢一時並享未為不可何必詆斥兩賢而獨享其師然後為快耶仁弘不量其師道德學問之不逮兩賢敢以一己私情彊拂公議而欲成其所志仁弘之處心行事剛戾自用如此此所以為大北之魁帥廢論之首倡而終至於覆敗者也故農巖論之曰南溟實不知學只是處士之有氣節者耳其從遊門下者大抵皆尚氣好異甚則為鄭仁弘不甚則為崔永慶荀卿之出李斯未為無所自也云

頃年懷德宋夏績朴廷采等拈出尤庵年譜所載刀繩之說曰小刀條繩歸於何地必如三學士立義然後可無愧於大明天地及天下後世矣投書書院譏

貶詆斥無所不至愚以為夏績等皆是不揆國勢之緩急死生之是非而妄論者也何者臣之事君雖曰主辱臣死而死生亦大矣處死而得其義者尤難故當死而不死則是重其死非忠也不當死而死則是輕其生非孝也孔子取管仲之不死曰豈若匹夫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也程子曰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烏能至此須是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豈可不察其當死不當死之義而徒為浪死也哉蓋南漢被圍之日先生位在下僚不得與於廟堂之議而危亡緩急不能逆觀故常以刀緇隨身以為倉卒自靖之計其時國家若至危亡則豈有刀緇而不為自處之地乎此則便是當死而必死也及其大駕出城終至於社稷不亡君父得全則其勢自異於江都城陷之時而無必死義故終不為之自處此則所謂不當死而不死也其時不死特老先生而已清陰桐溪兩先生亦有刀緇安有當死之義而以兩先生之節義竟不至於捐身之理乎此實萬古不易之常理而老先生亦與之同歸於一一致則此皆實見得不當死之義而成就一箇是而已君子所為衆人

音序
固不識也正如淳于髡之譏孟子者箕子不死而孔子許之以仁豈其必死然後可無愧於天下後世耶至於三學士之死有異於是其時虜酋奪其所憎而俘去故三學士不得避而就死耳其時虜酋若不俘去則三學士亦無必死之義矣以此推則其時不死固無不可而夏績等乃敢妄論其大義此所謂不知量者況此輩從遊門下特蒙厚恩稱以父事者數十年矣而至於今日操戈入室無所顧忌是皆義理不明識見未透之致也師死而遂背之者不止於陳相而已尹拯一人而已信乎世變之無所不有也嗚呼痛哉

西人之源始起於 宣廟之晚年摧傷於大北之錫張復發於 仁廟之初年何也 仁祖大王誕生之初左股黑子奇表異常 宣廟奇愛養之宮中命名與字別有微旨其在潛邸也望氣者謂定遠宮中有王者氣在甥館也西平目之以寵之是塵埃中已知其聖德自有興王之兆也反正功臣定議推戴廢昏而立明以成中興之業然則癸亥反正實是我 朝三百年來至大功業而功臣之於國家寔大勲勞大功德也此乃西人根脉淵源之深固有不可拔之基

本也南人則於國家元無如此大勲勞大功德其規模氣像遠不相逮而不揆其形勢施為不敵強欲與之抗衡爭權每於西人所為之事必為之傍觀竊議洗痕而求瘢吹毛而覓疵內懷腹誹不平之心外為危言叢論之說至有如趙嗣基李潛林溥之取裕是所謂不知量者豈君子明哲保身之道乎世儒稱郭林宗之賢者以其處濁世而裕不及焉故也嗚呼黨人胡不以林宗為法而李潛林溥為戒也

向前南人如盧蘓齋鄭愚伏黃朽淺諸人其文章德業雖不及西人而其與西人同朝共位畦畛不甚分明勢位不相嫌偪奈何近來南人其德業聞望皆不及前人而其視西人如眼中釘冰炭之不同器薰蕕之不相合必欲下井而投石打盡於一網所以惡尤之轉深讐敵之成亦足以觀世變矣以之人心不協天地傷和近年以來雨暘愆期饑饉荐臻百穀不成八路阻飢為民喁喁大命近止天地之不位萬物之不育莫此時若也此豈非天變之來民怨招之而災異之興其國危焉者耶此實由於朝廷不和互相誹怨互相殺戮之致也詩曰

音序
哀我民斯何辜于天又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甚可畏也

近觀黨人退於散地無所猷為數年以來寂然無聞是果出於安靜自守之意則誠可嘉矣而似聞以其歸咎於西人深懷怨望陰俟間隙其所望希者只是他日別有乘時竊發掇局當路之期未知日後國事果為如黨人之所望耶愚竊以為天若祚宋必無此事

愚以為即今雖使掇局授政必不能充位具官必不成政事體統何也無好人三字雖非有德者之言然近世以來教養人材之法廢却不行故鄉無善俗世之良材南人之無人尤甚於西人請以己驗之事訂之曾前甲戌前六年當局之日之人之歎太甚曠職闕員注擬無憑以李玄一為賢者舉以為吏曹判書李也本以嶺外迂儒不識朝廷事體臨政迷惑疲軟不勝任未久而罷去又以李宇謙曾經吏曹佐郎必是名士舉以為清州牧使亦臨政迷惑作事憤憤至於尤庵書院春秋享祀時自以曾叅排斥疏祭物單子不肯着名只用印署以致士論朋騰未久而棄歸又未老而遽歿拔其尤者不識皆如此其餘無人據

此可知然則雖或搆局得政可使為三公者誰也可使為六卿者誰也事勢如此而必欲得時而秉政者未知何意行道濟世汲汲之本心耶致君澤民憮憮之餘意耶不然則未免貪位慕祿患得患失之鄙夫也吁可惜哉

辛巳年張嬪處分後至今二十年間南人之所以默計隱度者只是他日

世子即位則必為有母伸冤之意其時吾輩當以誣陷構禍之說歸罪於西人迭相封章齊聲告訐則上意必疑惑而有推究窮治之舉於此之時吾黨可因以搆局得政矣日夜所希望者惟此而已丙申以後上體違豫積年彌留庚子六月八日奄忽賓天嗣王踐祚凡有舍生率土之濱莫不奔走悲號如

喪考妣此何時也而凶人趙重遇者乃幸此大喪嗣王新立欲以此為己黨

得局之大機會纔過公除首先上疏此乃欲為得局之首功也其疏上陳保安慈聖之請而下款則以母以子貴為言又曰嬪嬪二字未嘗刑去又曰伏願時命禮官亟定名號以伸至情云云既曰嬪嬪之號未嘗刑去則更欲以何名號亟定於今日也是欲復中殿之舊號而追上大妃之尊號耶既曰保安慈聖而

又曰亟定名號則是一國之內一人之上乃有兩大妃也天無二日家無二尊則古今天下寧有是理何其凶慘至此之極而無倫無理之說妄陳於嚴廬之下也竊詳䟽意如見肺肝其辭假托於亟定名號而其意則實冀迎合上意因此見幸要以為搜局之階梯其意凶險極之又極春秋誅意之法安敢逃也噫大凡天下事固出於誠心直道者或有不成熟矧以此詭謀詭計陷入於罪而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者哉故院啓請嚴懲痛斥推鞠後速竄道死此實徒知得時之為急而不知得罪之為禍也吁可懲哉二十年希望之事竟歸虛地舉國南人從此失望若崩厥角奈何奈何愚之前所言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之說至是果驗是豈先見之明而然哉特不過愜而偶中者也

重遇死後未幾清州南人齊起羣聚爭倡道䟽機巖通文曰辛巳誣獄之慘尚忍言哉以誕育聖躬母臨六載之尊奄羅交構之譖遂陷不測之禍為今日臣子者孰不思所以昭雪之道乎此則安璋之筆也雙泉通文辛巳誣獄伸卞之舉為今日臣子所宜汲汲者也此則申濬之筆也二十年希望之志舉國南人

皆是一般誣獄重遇之所不言而此則能言之其為禍心尤甚於重遇者也於是西人亦齊起奮發騰出二件通文遣人通告于館學夫南人要於路劫奪其文書西人尤極發憤裝送儒生將欲更通之際彼此交鬪交象極慘時濬濟方帶職在京傳聞此交鬪招致其弟父子覓見其通文草大責之曰汝等不見辛巳九月十三日夜降備忘記乎觀其辭意其時處分實出於上意之自斷無一毫誣陷之人今上之所洞屬而汝輩必以交構之譖為言者實欲誑惑上心致疑於西人之誣陷而殄殲西人一網打盡因為搗局之階梯也其意陰凶胡至此極汝輩雖以誣陷為言其時元無誣陷之事上意所明知也豈有惑聽汝輩之言而歸罪於無罪之人哉以上意自斷之事指以為誣陷此亦非一罪案乎汝輩若上此疏則必有拿鞠之舉以誣陷者何人鞠問於汝則此實汝輩通文中所做出而元無頭當處汝當的指於誰某也若不能的指則造言陷人之心迹終不得掩匿而自然敗露其罪不止於重遇而已重遇既以此疏竄死汝何踵起而又為此舉也若上此疏則必生大患汝何不念此患而

做出無據之說也是徒知陷人之罪而不知自陷於罪殆而殆而須速下去館學通文未發之前汝父子躬進于學宮懇乞請罪得停其通文則後患猶可及止也不然則禍必不測汝何以支堪也於是濬之父子大懼遂下來如其言立度懇乞故齋任遂中止而彼此交鬪亦因而停息若非申慶濟之指揮禁抑其禍當至於何地頭也

前古小人詆毀儒賢者不知其幾何而其終無不狼藉敗露遺臭千古如我朝詆毀儒賢者莫有如仁弘之甚而其狼敗遺臭又莫有如仁弘之甚者則彼後於仁弘者胡不鑑戒乃反踵起效尤前後相望歟南人於己已得局之時詆毀尤栗如仁弘之詆毀晦齋退溪至黜文廟從祀未幾而復享少黨於辛丑得局之時構陷四大臣至於賜死又詆毀尤菴農巖至黜道峰石室院享文巖被竄遂菴被奪其餘被罪者亦不知其幾何也西人一帶可謂一網而打盡矣此乃蹈襲仁弘之覆轍依舊再生之還魂也噫儒賢實國家之元氣士林之宗師其關係之重為如何哉而彼黨人者既不尊敬慕仰反為誣毀詆斥使之沮

喪摧折無復興起振作是欲使一國之人舉蚩蚩賀賀不知學問之可貴義理之可尚而終為無道之世也是何心哉然而陽無可盡之理道無終喪之期皆不過五六年羣孽退斥一敗塗地吾道重明昭揭日星四大臣皆伸冤尤庵農巖皆已復享文巖宥還遂庵復官其餘枉被罪網者亦一併伸雪天道福善禍淫豈不彰明而較著乎仁弘之誌二賢在昏朝之庚戌至己巳八十有餘年自己巳至辛丑又三十有餘年而其姿口弄喙誣賢蔑正之狀如出一口如在一時而其終之狼敗亦無異同信乎小人情迹前後一致彼此一般可痛也已大凡論人之長短是非必據義理以為公是非而已尤庵於南少未嘗有攻斥之疏而南少視之有同私讐少論之仇視尤甚於南人其故何也必欲誣毀患無執言之端至以浮虛無實之言革以為積謗之因癸卯年金范甲疏曰尹鑄所居村名介谷故宋也斥鑄為狗鑄指其門為狗門指其客為狗客金壽恒別號文谷故指文谷為腐魚此豈士君子立言忠信之道也噫鑄之行事無異於狗故尤菴平日視鑄以狗其指鑄為狗之言恐不其必無而亦必不知其村名

音 序 卷 之 一
而指斥也至於文谷豈有譏揣之言也設有所云云此特一時之戲言而非有損於實德也何足以此為君子之斷案而服得人也聖人猶有戲曰前言戲耳其可以此為聖人之斷案耶雖然此豈尤庵之言也必是范甲自做之說而以詆斥尤庵者也豈不自陷誣賢之罪於神明之所戮破也耶蓋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王前何敢以無根孟浪之說為告君之辭而以為執言之欄柄耶是徒汲汲於詆毀而不揆其執言浮虛無實可痛可痛

義城宗人申泰錫卽修撰晚悟公之孫宗戚族屬皆是南人而獨於衆叢之中能立異為西人一生以西人行世嘗營六臣書院獨祀之衆叢南人衆謗俱發亦至其兄嫂擯斥而不得叅祭亦不顧特立獨行卒以西人終世其人是非之分析實當代所無之明見也誠可合於其書院之并享也

自丙申以後舉國人心汹汹驕屑朋騰皆以為邊山賊起兵而至率家避亂者頗多矣果於戊申三月十五日夜賊徒突入清州殺兵使李鳳祥營將南延年其魁乃獐佐天永也其一枝又起於嶺南之陝川縣其徒乃希亮聖佐也又與

平安兵使思晟同謀欲為並力夾助之計又交通訓將秦徵為內應搆佐脅發近縣兵北犯抵安城遇王師卽潰搆佐竟見禽詣京師斬之其餘徒亦皆駢首就戮而今其餘黨以南為名者皆抵頭不敢舉顏稱南人人亦羞與之為齒此實萬古所未有之大逆而癸丑己巳與弘瞻所為之前後心腸實照來相管矣噫廢母而不足又廢 后廢 后而不足又舉兵而犯闕今此之大逆不道實癸丑後未逞之餘謀也由來事脉錯錯符節儘不可掩也今日傳說者咸曰南人雖首唱其實為少黨之一先鋒云顛車覆轍既不鑑戒而效尤踵起愈往愈甚則日後少黨亦安知不為今日之變乎到今觀之申泰錫先見之明求之當世實不易得豈不合於其書院之並享乎但所恨者泰錫今不在惜不令泰錫親見之也

天命圖考訂後語

退溪先生訂正鄭秋齋所撰天命圖改其誤去其刺補其欠要歸之至當而謂之天命新圖係之以後敘而不言其改之去之補之之意其所以不言者固必

音 序 卷 一
有深意存焉。秦睿手寫其新舊圖及叙文，雖或省闕，志不篤業不專，未嘗潛心玩繹而窺其奧也。近有申生，大有亦嘗留意於斯。一日來叩求與之辨難，是欲借聽於龔前日之謏陋，普識為可愧夫。雖然，士之論義理如農夫之說桑麻，先儒所不言，雖不敢輕議，至於論學不可不明辨，遂與講究按圖尋文求其旨意，亦可論其訂正之意矣。其所謂誤者何也？元亨利貞含之木火金水字一也。天命圈兩傍氣字二也。氣質之性圈三也。省察在善惡幾下四也。四七有隔圈五也。七情之列雙配六也。四七發於字七也。所謂刺者何也？天圓圖陰陽消長字一也。人性之圖為陰陽圖草木禽獸又引陰陽脉二也。心圈中存養字三也。五性之信五行之土四也。所謂欠者何也？天命圈無妙凝字一也。七情闕欲字二也。何以謂之誤也？天地之間有理有氣，所謂理者四德是也，所謂氣者五行是也。理在氣中，元不相離，而四德五行各有理氣，則不可舍之五行之裏也。天命圈兩傍氣字疑於二氣，非所以形容一本之妙也。本然之性純善無惡，氣質之性或善或惡，不可夾雜而同之也。置省察於善惡幾之下，則是善惡既分之後，非所

以方其將發而察其幾也四端七情雖有分域而理發氣發俱是此心則不可置隔圈於其間也七箇情也各一事則喜愛怒惡不可雙配也四七固發於理氣而若謂之發於理發於氣則恐其分別太過也此舊圖之所以為誤也故退溪分配四德圈別內外以明理在氣中而可見其各有理氣也天命圈外分書理氣更添妙凝字以明其混融而為賦予之命也氣質二字書之圈外以明其不相夾雜於本然之性也置省察於情意之傍善惡幾之上以明其情意始萌善惡未分之際致其省察之功也四七之間去其隔圈以明其雖有二名而非有兩樣心也七情之列析其雙配分箇句停以明其俱統於心而各一事也四七書以理之發氣之發以明其俱源於性而相復為用也此新圖之所以為正也何以謂之刺也天圓圖面既形陰陽消長之象則不必更書消長字也陰陽之理既具於天圓一圖則人物之陰陽即天地之陰陽人性之圈不可疊為陰陽圖而草木禽獸又不可更引陰陽脉也敬為一心之主宰其心收斂常惺惺即是存養之工則敬字實兼存養之意不必更書存養字也五性之信五

行之土無定位無專氣而四端不言信則非若乾坤之於六子並列於八方也此舊圖之所以為刺也故退溪去消長字於天圓圖以明陰陽運行自然有消長之理也人性之圈去陰陽圖草木禽獸又去陰陽脉以明物之性亦人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也心性圈存敬字而去存養字以明存養之不外於敬也五性去信五行去土以明信之該貫於四性土之寄旺於四時此新圖之所以為約也何以謂之欠也天命圈不着妙凝字則無以見理氣交感而為化生之妙也七情之中闕一不可却是六情而不可謂之七情非若四端之有害於無信也况四端之信五行之土不當列而列焉則何獨於欲當列而不列乎此舊圖之所以為欠也故退溪添妙凝字於天命圈以明理氣妙合然後有變化生生之機而為於穆不已之命也列欲字於七情以明其不可缺一而為七者之情也此新圖之所以為備也大抵以圖之全體觀之舊圖之制尤似精密但自人物稟生之後推天地運化之原作為此圖而顧慮性理微妙必欲闡發無隱排置位列專務周悉以致有此差正如朱子所謂求之備而不知其失

於詳者也先生所以刪改補入叅校整完者良以此也而其訂正取舍之意則全不說出欲使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其嘉惠後學誘進啓發者至深切矣今因大有之一叩得與講論大有所言者十居七八恭旣言者未能五六即便劄記以備遺忘言是否則求正於知言之君子云

又曰天地之道不過曰誠而已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只由於誠則為天命之圖不可無誠字而乃不着一誠字敬者只是人之道也而乃着二敬字何其畧於天地之道而獨詳於人之道也此亦無為其一刺而一欠乎曰不然也誠是箇於穆不已循環不窮之實理也此圖所寫陽長而陰消陰長而陽消者實是形容於穆不已循環不窮之象則誠之理已寓於天圖一圖之中矣何必著誠字而後乃見其於穆不已循環不窮之理乎而况誠之於天地之道非若四德五行之有可配屬處也雖欲著之安排於何地乎然則其所以不著者非惟不當著也抑亦不必著也至於敬字工夫通貫動靜無事時此心湛然常存此靜時敬也有事時心應此事更不雜以他事此動時敬也此圖上敬字是指靜時

敬也下敬字是指動時敬也靜時無此敬則無以操攝此心動時無此敬則必至放失此心故著一敬字於上當此心未發之時必主於敬而加存養工夫著一敬字於下當此心將發之際必主於敬而加省察工夫必如是而後内外交相養之功始備此所以有二敬字也由是觀之不著一誠字不為欠必著二敬字不為刺若是可刺而可欠則退溪必先為之刪補矣增減一字不可得曰然則此圖亦可以誠敬為主乎曰秋巒之設此圖所以欲人知天人之道也天人之道不外於誠敬故退溪曰學者於此知天命之備於己尊德性而致慎順則良貴不喪人極在是而參天地贊化育之功亦可以至之矣吾從先正說

論易傳

古者包羲氏仰視天象俯察地理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則易之理已具於視察之時而不獨仍河圖而作也凡盈天地之間者莫非太極陰陽之妙故聖人仍河圖而默契於心乃畫太極由太極而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至於六十四三百八十四而先後不紊毫髮不差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勢固

己具於自然渾然之中無一毫私意於其間也程子所謂加一倍法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誠正論也如愚淺識何敢容喙於其間哉

按朱子曰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蓋天生聖人使之仰觀俯察雖於鳥獸羽毛之微亦知有陰陽之妙矣故伊川曰看兔亦可作八卦然則雖鳥獸之微而陰陽之理皆己具矣

太極者雖象數未形而象數之理自己具矣周子曰無極而太極邵子曰道為太極又曰心為太極然則象數之理固己具於太極之中矣

太極肇判之後始有奇耦之數是為兩儀而其理則陰陽其數則奇耦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邵子所謂一分為二者誠至當之論何容愚喙

奇耦之數又加奇耦者四而是謂四象其位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其數則太陽九少陰八少陽七太陰六以河圖言之則六者一而得於五者也七者二而得於五者也八者三而得於五者也九者四而得於五者也以洛書

言之則九者十分一之餘也八者十分二之餘也七者十分三之餘也六者十分四之餘也周子所謂水火木金即子所謂二分為四者皆謂此也

四象之上各加奇耦為三畫者八而三才之理具八卦之數成矣其位則乾一兌二巽三震四艮五坎六艮七坤八在河圖則乾坤巽坎分居四實兌震艮良分居四虛在洛書則乾坤巽坎分居四方兌震艮良分居四隅周禮所謂三易經卦皆八大傳所謂八卦成列即子所謂四分為八者皆指此而言也

伏羲八卦文王八卦說

按即子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八卦也後天者文王所畫之八卦也伏羲畫卦之時既無文字故只畫八卦一圖以著其象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自具於其中矣至文王時復以後天數參校成圖即今之周易而孔子又為作傳以垂後世夫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當專以文王為主而若不推本於伏羲之易則非但先後天卦爻相紊後世不識先後天卦數相因之根本故十翼之中以文王八卦成列重之以伏羲所畫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於是乎

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於伏羲畫卦之意分為兩儀以伏羲在前文王在後要使後人知作易之本意孔子垂後之意豈不至哉

人物理氣同異先後善惡之辨

大學首章或問以理言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氣言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此言理同而氣異也告子生性章註以氣言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以理言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所得而全此言氣同而理異也何也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也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也嘗因是推之自大本大原上說大化流行賦與萬物何嘗分人與物此理之同也但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此其氣之異也人物既得此氣以生則人能知覺運動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也然人得其氣之全故於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於理亦偏則人與物又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者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說氣同而理異者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朱子之說精矣若論

音 崖 卷 之 二
本原則有是理而後有氣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而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雖曰有理後有氣然生物之時其氣至而後理有所寓氣是載理之具也故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告子生性章深言人物之異中庸首章乃兼人物而言生之謂性以氣言者也天命謂性以理言者也以氣言之則人物之所稟不同以理言之則天之所命一而已然則虎狼之搏噬牛馬之踴觸非道耶曰子思之率性云者循其天命之性也若有搏噬踴觸則氣稟之所為而非天命之本然豈獨物為然凡人之為善皆天命之性也其為不善則發乎氣稟之性也

龍崖文集卷之三

序

四書提要圖序

泰自早歲亦嘗志于儒者之學家貧親老不能不奪於科業始也幸而屢中覲其或成一名輾轉沉湎不能自脫及至晚節終未有得甲子年間始得捭衣于尤庵老先生時或往來以心經近思錄仰質函文略聞緒論而未及卒業遽抱竹樹之慟嗚呼痛哉既失依歸漸就頽惰離羣索居亦已久矣迄今耳順之年尚作無聞之人可哀也哉竊居老病中無可寓意處復取少時所讀書反復紬繹則舊痞旋發雖未能刻意課讀徐究義理頓覺意味無窮而精神衰耗掩卷輒忘欲奮厲講磨則無奈晚悟難成倦而遂廢則又懼無幸自立益發憤排細加研窮或值意會處約文申義敷暢厥旨輒手寫成圖間附小說以備遺忘總若干篇非敢妄擬古之述者聊以自譬秉燭者猶愈於昧行終夜而無一物之覲也書畢眼昏又不得常自循覽以復其志尤可悲也已

崇禎周元後十五

年壬午二月既望龍崖居士鵝洲申應泰序

記

華陽書院改 宣額記

丙申冬自 上御筆金字親書額號鏤版 宣賜左承旨臣俞崇奉版而來奉
藏于書院講堂以待明日祭後懸揭時十一月二日也頃刻之間風雲并興雷
雨大作窈冥晝晦震疊可畏多士驚恐莫知天意之何如皆凜然寒心移時之
後雨收風止天地開朗臣愚竊以為邪七背師是非邪正從前儒疏及大臣多
所陳達而 聖心疑惑猶未開悟及至家禮源流主客爭辨之論 親覽事實
及往復書札始覺前後背師之迹昭不可掩欺世盜名之狀狼藉敗露因是而
益知尤庵文正公學術正大光明可以俟百世而不惑於是斷自 宸衷特舉
曠儀 錫以華扁加之精裡明 示尊敬斥絕之意至有正士趁熄邪說之教
聖心疑惑至此浚然冰釋無有壅蔽天乃動威以彰其德正如成王當管蔡之
流言悟周公之無罪而天大雷電以風以彰其德也嗚呼古今世變如出一轍天

人感應捷於影響卽此推之天意可知是非邪正於是乎判矣市南尤庵之被誣由是而快雪遂庵文巖之被譴由是而昭釋源流主客由是而卞別源流序跋由是而還錄士林拂鬱由是而慰解然則 聖教所謂予意夫豈偶然者信乎出尋常萬萬迥出千古聳動一世是卽天也非人力也如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則天道神明寧有感應之徵乎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又聖上之卞別是非若是其分明則自今以後士藜安得而不正邪說安得而不熄也天日光明吾道有陽復之期氛翳廓清公議至大定之境將見明明在上穆穆布列百僚師師濟濟相讓則庶致王道無黨無偏蕩蕩平平之治矣然後人無異意士無異論統紀可一世道歸一嗚呼休哉前旣 賜額今不必改宣而以家禮源流益知尤翁事蹟之純懿特為改 宣豈不盛哉臣忝在縫掖之列獲睹盛事乙丑疏卞之志今悉副而無餘憾矣謹識所見為 聖世賀乃敢系之以詩曰反風起木元聖德黨碑雷擊衆賢冤莫恠風雷冬日動陰陽扶抑卽天原是月日草莽臣申應泰拜手稽首謹識

題跋

題剡溪李先生門人錄後

右同門錄者剡溪李先生門下弟子並記姓名之籍也先生篤於文行自升司馬不事舉業嘗以行義被薦而亦不仕建隱居教授以引進後學為事遠近學者負笈盈集登門受學者七十一人往來講問者亦二十二人今考其籍則文科六武科七筮仕六司馬二十六人格三十三何其人材之多出於其門耶先生當日教導之法至今有傳道之者曰先生教人不專文行而已射御書數之法歌舞博奕之技無不教焉以至交臂角力之戲走趨跳躑之事亦或試之以養其才故學者爭相奮發多長於文詞而旁通於武藝云噫孔門弟子三千餘人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或叅於文學之科或叅於政事之科而有成德者有達材者以其教之之各因其材也李先生教人成就其材若是其多非有得於孔門教人各因其材之遺意能若是乎隨其人資稟之高下學問之淺深審證而用藥石應物而施鑪錘不以淺技而禁遏之不以雜戲而沮抑之使之感發興

起各自樹立則視世之為師而有學令之拘礙堂規之局束而不得伸其氣者其成效何如耶余於是錄深有感焉曾子父子俱師孔子程子兄弟俱師周子今觀是錄有父子而同為講學者有兄弟而同為受業者則豈意千載之下復見古人之道耶噫父子兄弟有不暇言矣同處門下者孰不有兄弟之義也切磋琢磨交資相益習悅而朋樂兩化而義長淡結道義交與為文學之友則輔仁之意麗澤之義亦可想矣而一紙聯名傳之至今為其子孫者亦當傳寫器藏世守其義而不忘者也未知今為諸君子之後者皆有是錄而念此世義之厚耶至於吾家尤有異於他人者曾王父兄弟俱受學於先生王父養一齋又受學於先生門子西溪先生世為師生尤莫有如吾家者也余於小時則聞有是錄而常以不得見為恨丙辰之春西溪孫養幽文自剡溪舊舍挈其家籍來居於西溪舊址得與敝居相距密邇往來從遊以續舊好一日言及是錄從而借得而聞其言曰是錄也乃先生既沒弟子既歸之後西溪公追念當時事乃命弟濂西公手記成帙而列名下繫書其子孫之有無者乃先子遜軒公之所

音序
追錄也云視其字號年歲鄉貫居住無不備載而其中或有闕其字者或有闕其年歲者或有闕其鄉貫者或有字與鄉貫俱闕而不書者則可知歲久之後未免有遺忘而然也噫羣居有年驩呼稔熟至於歲久之後尚未免有遺忘苟非西溪公追記成帙而遜軒公繫書其子孫之有無後世孰知當時弟子之有誰某而諸君子子孫又孰知有此世義之厚也然則其所以追記繫書者莫非善繼善述之意而傳之永久知有世義者豈非獨賴是錄之存乎奉翫之餘不勝追古之感因以袖歸其有年歲之共次者乃敢釐之以齒列手寫一帙以為家藏蓋欲因此歷訪諸君子子孫之即今見在者講此世義之厚也顧以世代之既遠子孫之或存或無則有不可一一而推訪矣斯為可歎也已歲在戊午仲春下澣後生鵝洲申應旣

後改名應旣
謹書

先世事實跋

不肖少孤先世事無得而詳焉稍長始見鄭愚伏所撰碑文然後知遠祖按廉公孝誠有致雙竹之異而事載國乘勝覽三綱行實可知行義之傳於永久而

不泯也及見門族家所藏故籍而後知五代祖直長公之有遺訓而觀其訓誠之辭一語一訓無非子孫之所當敬念遵奉者也及見洪生員通文遺草而後知先祖考及先考斷指事而不言斷指之年月蓋祖考斷指在乙丑九月之十六日而先考斷指在戊寅六月初一日矣且聞高祖初中發解兩場有事罷榜是後不復赴舉閉門端居訓誨子弟嘗手書晦庵訓子從學帖二道以授二子則曾王父兄弟雖學於李剡溪而其得之家庭者居多矣年纔弱冠司馬聯璧天假之年可期成就而伯氏早歲壽二十三曾王父於萬曆壬午丁外艱廬墓三年至今名其倚廬之地為祭廳洞云矣亦不克壽三十八而終茲豈非子孫門衰祚薄之會耶祖考篤於文行屢舉不第晚年被薦官止一命著述文字亦皆散逸今所集錄只若干篇嗚呼不肖以未蒙庭訓先世事所知止此耳若幼而失學不識文字則亦不知有此事矣豈不為人子終身之痛耶以此思之如吾孤榮人之視之為何如而幸賴族兄之撫恤勤教得至今日則可見兄師之親愛宗族而不棄其孤之厚義也吾先未有赫世之冠冕而至今僅保其門

音月 八
戶者豈非以行義傳家之遺澤而宗族親睦之遺風歟吾之所知止此而若不記之以傳諸後則為吾後者尤無述焉故袁粹判書公以下遺文遺墨為一冊而并附治溪書齋題詠詩文及先行旌表始末以為家狀因記其所嘗聞知者如右以少伸罔極之痛要使子孫知之庶幾其保守而勿失也後之覽者其亦有感於斯文歟

書曾祖考生員府君所寫朱文公訓子從學帖後

右晦庵訓子從學帖也高祖考遣曾祖考兄弟就學于剡溪李先生時手寫二件所以分授者云以晦庵所以訓子者為訓可謂訓子純深也能體此意勉進學業弱冠之年俱升司馬可謂不違家訓也家藏故籍散逸無餘惟此二件以族祖收藏幸今遺存可謂善護先籍也今觀字體太逼松雪經今百年手澤如新可謂後承襲珍之一幸也愛玩莊誦之無已而恐或又復亡失也茲以編附于先籍之中無亦使其無傳焉

曾祖考遺稿跋

曾祖卅一歲而升司馬三十八而捐世白牌僅存試紙不傳書籍散逸遺文無徵更無可得之路常以為恨偶閱故書丹衣所楷乃親草休紙圻楷審視則題同曾伯父試卷意其為當時聯壁之文而惜其缺壞逸其半也因此故紙廣詢於士友東疑中幸得全文問其所從膳處則出於族叔申遇吉家云申叔少受學於吾祖考必是其時所膳也

題民朴寺夜話錄後

右錄乃曾祖筆也首題鄭乃曾祖五寸侄也其居先意序齒也其次乃曾祖諱也又其次乃曾祖弟也丙仲秋意萬曆丙子或丙戌也民朴寺乃申氏墳菴也曾祖以嘉靖癸丑生至萬曆癸酉而墜司馬庚寅而下世此寺廢於壬辰兵火鞠為茂草至今日而重新此錄書之丹衣殆將摩滅至今日而始刻揭之此寺重新者門族諸人也此錄追跋者曾孫應泰也追跋之歲則崇禎周元後六年之癸酉也後於司馬之癸酉一百二十有一年也

祖考養一堂遺稿跋

音序
祖考長於詩文大小科初試叅榜二十餘度云平生著述文字宜不止此而晚年疾病沉綿中無子弟收拾之人世傳丹籠二馱棄置寓所不能幹守者有年鈞山曹叔不告而載去及余稍長始克還推則散亡無餘遺文不多以此故也搜訪於當時來往之家董得若干篇錄之如右

書祖考養一堂行狀後

不肖兒時李遜軒輒為余言先祖事且曰行義不可泯滅知汝祖父平生事蹟者莫有詳於我也我欲記行而衰病未果矣其時余尚稚昧不省斯言之為可悲而不能強要卒未有行狀之著述到今而思不覺感惕今則先人舊識零落已盡記行之文無可屬請夙夜隱痛恐其無傳謹掇舊聞聊成草記而率多遺漏殊甚踈略非敢以為完就也姑以少伸情事又擬續有所聞庶可因此以為補修之地耳

贊

羣聖贊

堯

欽明文思四表被光乃聖乃神有此陶唐堯明峻德協和萬邦巍乎成功燬乎文章

舜

祇載夔夔頑嚚底豫授受相傳巍巍不與命官咨牧恭己無為德為聖人宗廟享之

禹

乘厥四載隨山濬川思日孜孜祇台德先勤儉家邦不自滿焉惡衣菲食吾無間然

湯

執中立賢懋昭大德奉若天命繼禹舊服聖敬日躋克寬克仁輯寧邦家彰信兆民

文王

徽柔懿恭小心翼翼命新舊邦以受方國穆穆緝熙亶亶令聞於乎不顯所以
為文

武王

底天之罰變伐殷商用集大命于湯有光不失顯命寵綏四方無競維烈上帝
是皇

周公

憑叔父親居冢宰位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吐握待士承化輔理禮樂制度周文
大備

孔子

溫良恭儉接人光輝申申大大燕居容儀太和元氣流行四時日月難踰宮牆
難窺

顏子

若無若虛不遷不貳仰鑽忽瞻所立卓爾體段已具深潛純粹未達一段不幸

短命

曾子

質魯學確孝親養志加三省功悟一貫旨身軀髮膚戰兢冰淵易簣啓手得正歸全

子思

聖門有孫演繹所聞作為一書此其淵源憂深慮遠切言詳說心法要旨道統正脉

孟子

私淑諸人明誠造道獨得於己直義養浩勸王黜霸設詎淫放英氣秀發巖巖氣象

祭文

祭尤庵先生文

嗚呼痛哉泰山之頽樑木之壞大道之微正學之衰邦國之瘁士林之戚胡寧

忍此天意難測顧惟在昔先正儒賢盛德大業非不偉然多蒙世禍不幸齎顛非獨斯今更何悲焉嗚呼痛哉敬義之功誠正之學格君之忱衛道之篤尊周之義關異之力明白的確忠純縝密儀形永昧催慕曷極余以小生追隨門墻受知最厚屢拜溪堂纜上問字遽違函文今焉已矣後學安放隔海之日緘書莫達即遠之期病不執紼忸怩古人重我隕結聊將漬綿敬奠一爵鑑此微誠尚其昭假

祭李肇溪文

恭惟先生系胄牧老學源尤賢早蹴龍門歷駁華聯提綱栢府視草花輓居官盡職清直因愆處家修行孝友俱全出鎮藩臬三陟晏然入主邦憲百僚竦焉中歲謫居世路迤邐晚節歸休頤養林泉 聖念方紓天不假年楹夢纒奠北堂風纏德門禍酷胡至斯偏顧余庸魯眷厚獨專先行沉淪荅達褒宣雕篆小技獎歎屯騫收名長價徐擬拔甄感腴銘佩報蔑埃消今焉永訣後期無緣敢薦菲素少伸情虔一聲長跽五內摧煎嗚呼尚饗

墓碣

五代祖考奉訓郎尚衣院直長府君墓碣陰記

府君諱幹字直卿系出巨濟鵜洲縣六世祖祐麗朝按廉使事親至孝父版圖判書諱元濡卒廬墓三年朝夕號哭有二竹生墓前人稱孝感事聞旌閭服食于尚州之凍水書院考諱介甫顯信校尉司果妣星州李氏娶栗峰察訪郭原道女居清州禿朴里有五子曰億岭叅奉萬岭千岭百岭彭岭一女適佐郎蔡無悶有家訓略曰戒酒色謹言行和兄弟睦宗族交隣里救患難資有無也歿于嘉靖己亥二月初二日葬在所居後百步許士坐之原今及澤斬之世志行年德無由考述而觀此遺訓可見家行之有自來也先有墓碣乃嘉靖庚戌所立殆將剝缺不可久傳諸孫合謀伐石改豎略記係派于後崇禎周元後四年辛未年月日五世孫應泰謹識

石工受直逃去不果改豎

行狀

祖考朝散大夫行 永崇殿叅奉府君行狀

府君姓申諱之命字用休後改之益字舜舉系出巨濟鵝洲縣令同正晉升之後至麗李有諱祐居尚州官至司憲府掌令全羅道按廉使神虎衛護軍處世溷濁持身皎潔性且至孝父版圖判書諱元濡卒廬墓三年朝夕號哭有二竹生墓前事聞旌閭立祠祀之卽公之九代祖也高祖諱介甫副司直居義城曾祖諱幹奉訓郎行尚衣院直長移清州子孫因家焉有遺戒大要曰戒酒色謹言行和兄弟睦宗族交隣里救患難資有無隱惡揚善也祖諱彭齡初中發解兩場有事罷榜是後不復赴舉閉門端居以訓誨子弟為處家之樂手書晦庵訓子從學帖二道以授二子其季卽公皇考也諱槽受學于剡溪李潛之門與門子西溪同年生而為童稚之友篤於文行性復剛直見人非違輒正色直言同儕甚敬重之與兄櫟俱中癸酉司馬時年二十一壬午丁外艱廬墓三年饋奠之際以讀周易致心養志壽至三十八而終公三歲而孤母安東金氏主簿垣之女也有三子長曰之亨次曰之仁公卽其季也生于萬曆戊子六月二十九日戌時自幼性孝與二兄友愛篤至十歲金氏泣謂曰人常訾寡婦之子不教

汝輩宜慎之乃考有文行不幸早世今汝稍長可就學以繼乃考之志因請教于李西漢西漢甚加矜恤待以通家子弟卹教之書聰敏善學日將月就西漢大奇之曰吾友有此子死而不死十四五時遍讀經史長於詩文累占解舉所至擅場而終未大伸為學以忠信不欺為本遇事慷慨不能容人之過當昏朝賊瞻等專國亂政之日憤時嫉邪不能自抑上疏極言請誅元兇時辛酉閏二月也其畧曰臣伏見李爾瞻其賢愚邪正固非山野孤蹤所能與知然國人皆曰兇狡姦慝前古無比則亦可以知其為人矣以其見出於政事間者而言之締結羣邪作為腹心臺諫侍從皆出其門或有言其罪者則輒招兩司羣起而攻之曾經臺侍者猶被逮竄階列正卿者未免下獄至於儒生及宗室之陳疏者皆下於禁府按之以重律或死於杖下或投諸荒裔此則甚於趙高王莽者也又曰爾瞻於頃歲敢為詐劄請 殿下勿與虜酋和吁 殿下何嘗有一毫講和之意哉而倡為此說以沽其直是有心於彰 殿下之惡名而傳播於中國也又曰爾瞻行兇之狀人皆畏之莫敢以一言聞之于 殿下是絀一國之

口而結一國之舌也一國之舌皆結而不敢言則不測之禍朝暮且急而殿下無得而知之矣其所以為兇者將何所不至伏願殿下及是時而制之俾無噬臍之悔也過乎此則臣恐非復為殿下所制之物也兩司合啓論治請拿鞠定罪上留中不下亦不之罪公又上疏曰兩司皆是爾瞻門生也論啓之必發固已知之矣至於合啓則不亦甚乎爾瞻權勢之盛如此之極臣亦未嘗料也兩司以爾瞻既出國門聞有臣疏中路去留生事國家為執言之宗旨此亦脅制之語也爾瞻曾以渠劄潛送于中朝要賈殿下此言誠是也則儻接之際安知其必無貶君賣國之變乎宗社存亡在此一舉臣雖欲自惜其死血忱所發安敢不言又曰兩司以臣之言為誣陷此則臣有辭也凡所謂誣陷云者指其攻發陰私人所不知之事而搆捏之謂也臣疏所論則皆是爾瞻行事之實跡國人之所共知而殿下之所洞燭者也寧有一字所誣之語乎夫如是而謂之誣陷非有脅制君父之手端必不為此啓也疏既上中外皆為之懼而公守正不撓直聲振一時時爾瞻以遠接使出去在途上疏曰臣既被

惡名何敢仍就前途乎爾瞻家臣李佑潛引無賴謀害之湖南武人為之衛護得免清州士人金益久繼而為之上疏極言其忠憤所激請施行疏中所言而不省靈巖士友白尚賓寄書曰兄之直辭昭揭萬古歲寒而知松柏之節衆人之所同也兄之素蘊知之宿矣而果副於今日其忠可尚而其直不可及也逮癸亥 反正之後有收用之議三月擬安寄察訪六月擬金郊察訪未蒙準除甲子賊迨之變婦翁全叅判有亨橫罹淫禍且有母疾還鄉乙丑九月母疾寢劇公祭於北辰而燃炷 掌中達夜致禱又斷指瀝血以為藥餌及其不救任情過哀吐血數椀頓絕復甦因成痼疾而不解經帶不離喪次以盡禮制朝夕祭餘玩索禮書探究服行深有所得時婦弟全翎終喪又欲為先妣追服公與書論辨其非禮曉諭多矣服闋構精舍於引頸山之支冶溪之上為頤神養性之所取程子涵養吾一之語扁之曰養一堂與西溪玩易齋只隔一麓往來從遊講學論道用力於吾儒實地其處獨也以琴書自娛為終焉之計一時文人多有題詠乙亥大臣崔鳴吉薦以孝廉三月始授通德郎行 永崇殿叅奉冬

陞朝奉大夫 殿即 太祖大王睥容奉安之室也在江華府一朝點火時不覺過多退宿于齋舍似夢非夢間自 殿中如有召命驚悟而起正衣冠顛倒而入審視則室中大溫溫氣上薰惶恐踣踏即去火待冷而退丙子四月授朝散大夫秋不應書判之試棄官而歸冬胡亂猝發在鄉未及赴難至聞城下之盟西向痛哭却食數日每以江都陷時不得與死節人同死為平生之恨蓋以永崇殿在江都而其寢即罷歸後未久而有此難也自是視世事無一眉意自放於溪山間絕意榮進以治心養氣為務蕭然泉石靜坐一室粘聖賢要訓於四壁深寓警省囂囂有自得之樂識趣之高造詣之深比之前時尤有定力也以教授生徒為事來學之士甚多而一未卒業云清貧自守不以家事經心好義施與窮匱必賙隣族多所賴焉仲氏家貧無以自資每邀以來必逾時月衣食供奉愛敬備至又以從子鈇無藏獲與之一婢從女婿柳尚文寓來無居與之一田草土餘疾積年沉痾七寸侄申文吉申俊吉等更來侍側有同親子姪以乙丑四月初二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二配令人全氏姦判有亨女稟質徽

婉幼讀三綱行實解見曆書甚有婦德能幹家事內外諸族待之甚款多子女而不肯惟一女適忠義衛曹瑗亦先公卒而有一子曰一和也公以無嗣在歲庚辰取伯兄第二子為後諱鐔字士佩亦有賢行嘗於壬申侄子應洙重患痘疾勞心竭誠晝夜救護忽黑陷氣絕乃沐浴燃掌終致禱然通氣遂得因生又於丙子之亂扶護父母避兵山中猝遇賊兵白刃交下以身蔽衛父母啼號求哀賊亦義之相顧叫噪不加害而去又於戊寅五月母疾危劇斷指瀝血以為藥餌至於出繼之後奉養兩家老親一心盡誠家計甚貧羅雀捕魚供其滋味未嘗乏絕鄉里稱其孝姿貌秀拔性度俊雅見人有不善必憤叱峻斥之以此為鄉閭所敬憚云以己丑前三年丁亥六月二十五日捐世享年三十七配光州潘氏學生鳳翼之女有二女一男女長適金壇生一女而歿次適金始鳴生三男二女男即應澆也應澆娶僉知金時佐女生六男一女皆幼男曰尚錢尚錄尚籤尚籀尚範尚箴也外孫一和生四女三男內外曾孫男女共二十一人先是兩世宅兆同占一塋應澆於戊申七月初四日丁全氏憂將祔墓啓墓有

水患遷柩合窆于蟬川之先壟傍亥龍已向之原十月又遷先考墓葬于松谷
舊墓後坎龍已向之原癸丑二月二十七日丁母憂合窆焉嗚呼哀哉應漑在
丁亥始五歲己丑方七歲以未逮事之故先人平日言行動靜無所記認終天
之痛曷有窮己幸緣洪文頤中揆次兩世孝行通文遺草得知先行之梗槩而
其時未得 上達故應漑於戊午八月呈書巡營庚申二月始為啓 聞癸亥
十月祇蒙 恩典兩世旌表感激哀慕昊天罔極嗚呼今距丁亥己丑垂四十
年籍散逸舊人無存志行無由考問有不能詳焉而畢竟無傳於來裔則是
重吾不孝也茲敢謹述其所嘗聞知者如右將以攀控於當世有德有言之君
子庶幾得一言之惠以表墓道少伸罔極之痛是冀無任拳拳哀懇迫切之幸
癸亥十一月既望不肖孤應漑泣血書

附識

金承旨質幹日記云辛酉閏二月初八日儒生申之益上疏論李爾瞻初十日
秘密疏時爾瞻以速接使出去在途十二日上疏曰臣將向中和即聞道路

所傳有恠鬼投䟽極論臣罪大槩以權重難制為言云其䟽中措語雖未得
詳知臣既被惡名何敢諉以王事甚惡而仍就前途乎

金貢夏所
歲中考得

全叅判鶴松日記辛酉年條云李爾瞻典文衡十六年主試決科在於掌握加
滕墜淵肆任己意勢焰薰天倒持太阿三司清要之官皆出於其門恣苞苴
貪污之行擅生殺與奪之權朝政紊亂生民塗炭人皆畏首畏尾莫敢矯非
婿申之益䟽論爾瞻所為䟽中措語願效槐里令故事爾瞻謂申䟽出於全
某指暖兩司合啓以反逆為目請拿鞠定罪廢主答以徐當發落越不允從
兩司合啓久而不停

癸亥十二月初八日全叅判寄于翎書云申之益式年增廣皆中生員初試
親耕初試則禮曹陳之俾付甲子式年會試矣

全進士翎呈李延平書云賊逆變告者李佑卽賊瞻之家臣也亡父之婿申之
益於辛酉年䟽論爾瞻之罪李佑為爾瞻潛引無賴欲殺亡父及申之益亡
父得聞其幾于李國馨通捕盜廳捕治李佑因其承服將移王獄之際聚其

賊黨奪出而逃翎於其時進見昇平於南大門外首以李佑奪出事告之昇

平亦或記憶矣云云

右三條本家所藏中考得

東陽尉所撰癸亥錄一條辛酉閏二月幼學申之益上疏極言李爾瞻凶狡奸惡之狀兩司請治之益誣陷忠良之罪申之益又上疏密啓以予之

進士姜忒極言爾瞻忠節請治之益誣陷幼學李擇善疏爾瞻急於植黨卯育不逞之徒陶鎔無賴之子如任器之洪堯儉安應魯徐國禎者以充銓曹之官知有爾瞻不知有 殿下官人爵人惟爾瞻之令三司恣是鷹犬之輩六曹反為私人之子其欺蔽聖明濁亂朝廷之罪極矣爾瞻權勢以至難制之地欲制則生變臣亦不敢請治至於么麼銓官之進退只在反手之間何難之有此乃晁錯削縣之遺意云云幼學金濯疏曰申之益李擇善等首明大義論爾瞻之罪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云云幼學崔紳疏力言爾瞻為國之忠請治申之益等誣陷賢良之罪云云幼學李浸極言爾瞻凶狡奸惡專擅威權事館學儒生丁彥琢等三百五十餘人疏論爾瞻罪惡皆不報

金公益久上疏云臣遠在草野得見申之益之疏疏中之一言一字無非忠憤之所激雖蒙嘉納不以為罪側聽逾月未有略施行者是 殿下有聽言之名而無聽言之實也臣竊惑焉之益在野之賤士也志不在於富貴足不及於城市則其與爾瞻有何所爭有何私怨而敢上一封自陷於不測之誅哉其所以冒死而極陳之者實是為 殿下而無他腸矣兩司之張皇辭說以之益為妖而指爾瞻為忠者果可謂至公之論乎臣雖無狀愛君一心不下於之益則請為 殿下大聲焉伏願 殿下勿使臣死於爾瞻之手而為直言之戒爾瞻之縱恣無忌憚之狀已盡於之益之疏中則臣不必縷舉而肝膽所發臣不敢不為之贅也自古言賊臣之罪者必被重禍陳東之於六賊是也之益死於今日則臣死於明日臣死於明日則繼臣之死者亦必至矣

李司藝三俊代筆其孫舜欽
出示遺業騰來剛節載錄

靈巖士友白尚賓寄書曰兄之直辭昭揭萬古歲寒而知松栢之節衆人之所同也而弟則不然兄之素蘊知之夙矣而果副於今日其忠可尚而其直不

可及也

此條以下
家載遺存

金公益久疏曰爾瞻自知無所逃罪締結刺客養在肘腋全進士呈李延平書
曰爾瞻家臣李佑潛引無賴謀殺申某云不肖只見此書而莫詳當時事機
之何如也一日見族叔申俊吉請曰吾以少孤先人事蹟一無所聞此所以
為平生至痛叔也少受學于吾祖考祖考言行必能詳知願聞之申叔遂言
辛酉上疏時事且曰李佑之黨潛謀之際湖南武人所昧平生者知其幾就
所館告其謀曰僕以武夫稍有膂力卒然有意足以相當常在左右出入起
居輒袖鐵椎從之如是者累日公謝遣之曰當初投疏奮不顧身吾之一死
自分久矣雖被潛害固無所辭君無乃以吾之故而有橫罹之患乎曰吾雖
武夫竊慕先生之義吾之武勇足濟先生之急所以來衛者恐善人之及於
禍也當此危急知而不救武勇末技果用於何地乎為先生死是所甘心終
不去由是先生得以免禍噫此人之於先生非有平生之雅而特以風義相
感忘身致力若此之勤此亦好義人也而惜乎不記其姓名云

祖考學問以忠信不欺為本其與人書曰吾平生以不欺二字為一段工夫所謂不欺者不欺于心而不欺于人也蓋孔子之言曰主忠信胡文定之言曰立心以忠信不欺為主本朱子取此語編入於小學書嘉言篇中而陳氏註曰心者身之主也不欺即忠信之謂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立心必以是為主焉祖考學問之源蓋出於此

乙亥年祖考為 永崇殿叅奉殿即 太祖大王辟容奉安之室也在江華府一夕點火時不覺過多退宿于齋舍似夢非夢間自 殿中如有召命驚悟而起正衣冠顛倒而入審視則室中太溫溫氣上薰矣惶恐躊躇即去火待冷而退云臣竊伏惟念大聖神精魄久而不散雖在冥冥之中自有洋洋之盛異於尋常萬萬如此其念慮所享精神所格非偶然而然者也非忠愛奉奉之至而能若是乎

山内一面之内舊無旌孝之人自吾祖考孝義修行之後慕效興行代不乏人吾先考及五寸杖缺七寸杖鑿俱以孝義著聞此則一家内薰陶涵養之效

音序
也厥後又有金鼎九鼎五鼎三三兄弟俱以父病斷指李尚白後白兄弟俱以母病割指洪胃莘又於父病燃掌禱天割指嘗糞又於母喪廬墓三年鄭儀昌妻蔡氏父病斷指其子鄭渭相又於父喪割指廬墓此則隣居見聞之所感化也信乎君子之流風餘韻及人也遠矣一面之內孝義之人若是其多者非有所觀感興起能若是乎故鄉中公論以為養一堂申先生孝行忠節不能無補於風化萬一所謂鄉先生可祭於社者當立祠尊享以為後學之矜式此非過論也

族伯曾祖生員公行錄

族曾祖伯父生員公諱櫟字汝壽高祖長子也嘉靖辛亥生十九歲與弟櫓請學于剡溪李先生高祖手書朱子訓子從學帖二道以授二子剡溪勤教數歲丈思穎悟能通性理之學威儀端肅操履謹密大為同儕所畏敬剡溪奇其警敏手書朱子白鹿洞規篤行一條以與之曰凡人知而不行者尚多故為汝壽祇書篤行不及於知又贈詩曰汝年已過八端可誦書傳自此心惟欽終能極

功見自是學識日進長於文筆二十三歲癸酉兄弟司馬聯壁時刻溪妾夢申某兄弟俱持白牌而伯氏白牌同裏紅綃云刻溪大喜曰此必申某登大科取紅牌之兆也應榜遊街時市上有老嫗見之曰這賢必是兄弟前行的人必至貴顯但恨其年壽不長耳行望嗟惜其時陪行僮僕隨後聞此言而不問其故于厥嫗其為無知不忠甚矣及至翌年身病猝發奄忽違世厥嫗之言果驗刻溪亦大痛曰安知紅綃之夢反為旌帛之應耶慟悼久之長老傳公稟質清粹羸弱每遇夏月不進粥飯惟以太末數合療飢云此非享福長遠之器也白牌試紙至今幸存即其文筆觀之詞華之富字畫之正真有老成之態至如敗紙間偶然揮洒者似不甚經意而亦皆先儒嘉言至論孝行學問上文字也可見其用力於實地操守之萬一倘使天假之年所就顧可量乎惜乎有才無命秀而不實青年早世壽止二十三未知紅綃之夢是何妖孽也莫非門衰祿薄之致也嗚呼痛哉

族季曾祖叅奉公行錄

族曾祖李父叅奉公諱捷字汝任辛酉生高祖第四子也同兩兄學于李剡溪而自以文思學術不及兩兄不事舉業而隱德焉晚年居瓦堤傍日必杖屨來坐于宗家終日而歸蓋以宗家乃父兄之舊宅而諸姪環居于側事之無異所生也堂姪輩多在民林里踰一嶺五里餘而更迭往來侍側無間若微有過失輒招致庭下撻之蓋兩兄既歿之後菑德當為一家之宗長凡一家內大小事無不稟白而主張之教誨而警飭之敬奉遵行無敢違越且其時先業頽廢本宅并子姪七宅家計各保稍康公始定教令每值節祀各設加供內外共餞每遇族中生日各設盃盤齊會盡歡而罷如是三十餘年率以為家法故洪陝川李西漢諸賢時或來叅亟稱中門有孝友敦睦之風此實公之教成于家而信服于隣也此非所謂人樂有之賢父兄乎申汲氏洪南原僉文嘗謂余曰申某丈性嚴整端恪方面大耳美鬚髯吾儕以洞內年少每候謁必吐露誠心諄諄語款曲然而仰之嚴然有難犯之氣象不覺擎蹠曲奉當時忠厚長者無如申丈也云噫自謂不及兩兄而人之瞻仰起敬猶尚如此則其兩兄為人際可想

矣享年六十七而終自是之後家業漸至零替子孫漸踈遠先世遺風邈焉荒
墜忝厥之罪可勝歎哉族曾孫應泰謹識

龍崖文集卷之四

附錄

年譜

先生諱應泰初諱應溉字吉來初字澄叟姓申氏系出鵝洲

癸未

朝鮮國

仁祖憲文大王二十一年

大明毅宗烈皇帝崇禎十六年

先生生于忠清道

清州山東面松谷里第

先生天姿粹美性行卓絕○先生先祖高麗按廉使諱祐當昏濁之世退居

尚州蛇浦自號退齋我太祖龍興後以潛龍舊契累徵刑判不起而歿自

此世居嶺南至直長公翰娶察訪郭原道女而仍贅其門遂居清州

甲申 先生二歲

乙酉 大明安宗貞皇帝弘先元年○先生三歲

丙戌 大明紹宗襄皇帝隆武元年○先生四歲

丁亥 大明永曆皇帝永曆元年○先生五歲

春二月遭皇考處士公喪

處士公諱鏞字士佩天資純善行義自守平居以至誠事親當丙子亂奉親避兵于山中猝遇賊兵白刃交下以身蔽衛啼號求哀賊亦義之相顧叫噪不敢加害其後母病斷指瀝血肅廟朝與其考養一堂公俱命旌閭而并從第缺世稱申氏三孝缺字子長親病思食滋味家貧無以供忽有鵲擊雉籬下持以供之又伯父直長公之亨病疽親吮之孝廟乙未旌閭

戊子

先生六歲

己丑

先生七歲

夏四月遭王考養一堂公喪

朝夕饋奠先生隨母夫人拜哭儼若成人人皆異之○養一堂公諱之益字舜舉三歲而孤母夫人金氏泣謂曰汝勉之寡婦之子人所鄙夷遂從西溪李公得胤學西溪奇其警敏曰乃翁有子矣年十四五盡通經史長於詩屢占解穎性剛疾惡嘗上疏斥爾瞻之奸兩司請拿鞠又上疏言益切中外驚

懼公不為動孝性純篤母夫人病草沐浴齋戒注火掌心禱北辰又割指進血及喪任情哀毀吐血數升每哭泣絕而復蘓雖羸病而不脫經帶不離其次饋奠之暇讀禮不輟服闋構精舍於治溪之上取程子涵養吾一之語而扁以養一與西溪玩易齋雲烟相接往來從遊講論不怠 仁朝初屢擬官不做後大臣薦孝薦除 永崇殿叅奉素歸丙子之變聞媿成 世子入質痛哭不食恨不與江都諸賢同死尤庵先生撰墓表 肅廟癸亥旌閭又享清州儉巖祠

五月 仁祖大王昇遐

庚寅 孝宗宣文大王元年

大明永曆四年
先生八歲

始受學于三從兄松谷公應泗

松谷公文章魁偉禮學高明事親孝待人款款有君子之風與養幽李公晚洲洪公錫箕為道義交長於詩先生往受業

辛卯

先生九歲

壬辰

先生十歲

癸巳

先生十一歲

甲午

先生十二歲

陪祖母平康全氏往槐山

祖母私親第監役公鋤時居槐山先生陪行往拜監役公出示三綱行實中所載雙竹圖曰此乃汝先祖按廉公孝行事蹟也按廉公遭父喪廬墓三年朝夕呼哭有二竹生于墓前而事載此書及還先生取以成先世事實

乙未

先生十三歲

始讀孟子

丙申

先生十四歲

讀中庸

理會精微之義而質問松谷公大奇之

丁酉

先生十五歲

讀詩經

戊戌

先生十
六歲

己亥

先生十
七歲

入山房與佳亭公讀論語

時里有染疾故先生出避于山房與佳亭公共讀論語以二十遍定課其後
五六年舉以成誦一無所遺○佳亭公名應涑字德叟即松谷公弟也

夏五月

孝宗大王昇遐

庚子

顯宗章孝大王元年

永曆十四年○
先生十八歲

永曆皇帝被弒於緬甸

辛丑

先生十
九歲

夏六月入試場

居魁人皆稱歎

壬寅

先生二
十歲

龍崖集

卷四

年譜

三

龍崖集
春二月聘夫人豐山金氏

僉樞諱時佐女

鄉解入格又中鄉舉

先生文學夙就連叅兩榜鄉隣知舊莫不榮之晚洲洪公來見試券大加稱賞

冬讀周易

先生期於三冬了畢晝讀夜誦刻期定課湏臾不輟未幾發滯症食輒嘔吐

遂中止

癸卯

先生二十一歲

赴會試

先生於四書三經諸子百家之書日夜誦讀無不精研深透義理有志於儒者之學而親命難違僊俛赴之

甲辰

先生二十二歲

乙巳

先生二十三歲

丙午

先生二十四歲

子尚錢生

初先生夫人金氏夢有衣冠甚偉者五六人來至其家自此有娠及是果生尚錢松谷公無子遂取而為子先生屢言長子之不可出後而公終不聽仍

出禮曹公文

丁未

先生二十五歲

如懷川謁尤庵同春兩先生

戊申

先生二十六歲

秋七月遭祖母全氏喪

遷祖考養一堂公墓合窆于蟹川之先壠側

冬十月改葬處士公子松谷後山

母夫人有疾

孺人鳳翊女素患氣虛如或夫攝輒危劇是時家內連有喪葬夫攝而舊症復發數朔沉綿先生憂遑度日○先生幼時得甘味必齋來以遺母夫人故以孝兒見稱及長晨昏定省極其誠孝家貧無以具甘旨羅雀捕魚以供之其有不安節煮煎之具常置其側晨夜之間常候之而進無時之供躬自爨進

己酉 先生二十七歲

讀朱書節要

庚戌 先生二十八歲

秋九月服闋

辛亥 先生二十九歲

上晚洲洪公書

備言養一處士兩公之事又請題詩于雙竹圖洪公為題五言詩十韻以送之○洪公名錫箕字元九號晚洲南陽人 仁祖朝官叅議 正廟朝特贈

吏判謚孝定旌閭詩才敏給有倚馬擊鉢之稱尤尚氣節作華陽煥章卷歌
聞吳三桂為 皇明起兵作檄言甚慷慨先生與公世世契誼甚密

謁尤庵先生于華陽

八月長子尚錄生

七歲遊李下懷其實之大者以歸人問其故答以歸遺父母先生聞之以為
無愧於陸子之懷橘也

壬子 先生三
十歲

夏治科文于槐山 小馬寺

別試初試賦策入 格式年初試又入格

十二月子尚籤生

後出為佳亭公子階通德郎

如懷川哭同春先生仍謁尤庵先生

癸丑 先生三
十一歲

春二月赴會試見屈

時先生以母夫人患候不欲赴試母夫人強之遂不得已而行纔經科日不待出榜而還則母夫人病篤先生甚痛之

是月二十七日丁母夫人光州潘氏憂

先生辭踊過度半日氣絕

三月行襄禮于皇考處士公墓左

甲寅

先生三十二歲

春二月 仁宣王后昇遐

秋八月 顯宗大王昇遐

上尤庵先生書于德原謫所

時尤翁以 大王王妃服制事為南小所搆誣遂有竄 命先生時方守制故不得往拜只以一書上之後又著說以辨其誣曰尤庵先生若有一毫不合禮意則以非堯道不陳之心豈如是建議且當時諸宰同春以下諸賢莫

不昏然夫豈不義而諸宰行之哉但侵侮儒賢自是彼輩伎倆必欲擠陷而後已何其酷哉思之不勝慨歎

著說辨郭世棧疏

初閱慎祖父死慎父病風不能執喪慎問禮於尤翁尤翁使之代執其喪世棧上疏詆斥以為教人廢父大倫以之滅絕先生辨之曰昔宋孝宗崩光宗病不能執喪其時樞密院事趙汝愚建議議奏請迎嘉王入卽位代執孝宗之喪嘉王卽光宗子也於是中外危疑者始定故先儒論之曰汝愚奮不顧身定大計於頃刻之間其功盛哉此乃宋朝故事尤翁指教閱慎之意蓋亦如此而媚嫉之人至謂之教人廢父乃以為執言之欄柄陷人之機穿人心之危險何至此極可歎

乙卯 肅宗元孝大王元年

先生三十三歲

夏五月服闋

先生居喪哀毀之極幾至滅性不脫經帶不離喪次饋奠之暇讀禮不輟著讀禮搜抄一卷又抄冠昏喪祭之便於日用者而名之曰四禮抄要免喪後

音序
日必冠帶叅謁家廟每值諱日祭需必粒粒精擇沐浴齊戒專心致誠其所
哀痛無異袒括時

冬十一月哭松谷公

先生受業於公常師事之以生三之義為之加麻

丙辰

先生三十四歲

增廣初試入格東堂初試又入格

先生自喪母夫人後常欲廢科舉而以門戶之計不得已而為之

冬十二月第二子尚留生

後階通德郎

丁巳

先生三十五歲

赴會試見屈

戊午

先生三十六歲

秋八月呈巡察使書

鄉儒以養一處士二公事聞于官至是先生又呈書于巡察使後二年巡察

使報于朝

己未

先生三十七歲

第三子尚範生

讀近思錄

自前年并朱書節要循環以讀抄錄其緊切者以為二卷

庚申

先生三十八歲

訪尤庵先生于墨坊

時甲寅被謫諸賢皆蒙召尤翁亦放還入華陽晝憇墨坊洪公曾炳家先生進謁與洪公陪至青川而還

冬十月 仁敬王后昇遐

辛酉

先生三十九歲

第四子尚霖生

赴舉丹陽

歷覽山水

如華陽謁尤庵先生

冬謁尤庵先生

壬戌先生四
十歲

春謁尤庵先生

癸亥先生四
十一歲

與聾溪李公書

備陳養一處士二公顯揚事五月李公 回啓十月自 上特命旌褒○李

公名彥秀字美叔韓山人牧隱後監司東稷之子師事尤翁 顯廟己酉登

第歷三司 肅廟甲子由大司成拜北伯己巳坐謫理山甲戌更化拜刑曹

判書自是退居田野性剛疾惡喜飲酒擅袖露臂論議風生自弱冠己負公

輔望累上䟽言事斥邪崇正凡事最惡苟且彌縫好直諫不以利害自撓嘗

辨羅良佐誣尤翁攻尹拯背師之罪

冬十一月養一堂行狀成

先世事實記成

有跋文

謁尤庵先生

十二月 明聖王后昇遐

甲子

先生四十二歲

夏四月上書執贄于尤庵先生

先生初志脫略藻華專意實地而以親命不得已出入場屋至是絕意科舉
遂執贄於尤翁之門專用力於性理之學

詣 闕上疏進文廟從祀改正議

先生嘗於文廟釋奠時出校中所藏文廟從祀位次謄錄一件陳設開櫝後
以之參較位版一從面題字本校正而歸厥後得孔子統紀又以參較則從

祀諸子封爵姓名與之相左者非止一再乃抄錄其相左處名以考異又辨質是非繼為識文取家語史記攷事撮要諸書又以參攷繼為考證又得明史昭代典則之書則我朝文廟從祀位次與皇明嘉靖庚寅所改正者不同秦冉以下十一人后蒼以下五人墜黜啓聖祠別立明儒薛文清追配等事不同於是採先儒說並附考異識文合而名之曰文廟從祀改正議繕寫一冊子隨疏封進批曰陳疏之事令禮曹稟處○後又論本朝從祀諸賢曰金文敬鄭文獻言論風旨微而不顯李文元出處頗有可議者惟趙文正倡明道學啓牖後人李文純沉潛義理模範一時栗谷旣於三賢猶有未滿底意醇乎醇無小疵之賢誠不易得也栗谷道德學問固非後生末學所敢輕議而以所著言之文集之外又有聖學輯要擊蒙要訣學校模範東湖問答經筵日記石潭日記等書而披閱考究則皆是發明聖經羽翼斯文之言也沙溪道德學問亦非後生末學所敢輕議而以所著言之有經書辨疑近思釋疑理氣論說家禮輯覽喪禮備要疑禮問解等書今方為東國通行之

典禮有功於斯文有補於禮學為何如哉蓋東方禮學之大明由於沙溪之克闡則沙溪實東方之周公也南溟道德學問不逮於晦退農巖曰南溟實不知學只是處士之有氣節者耳其從遊門下者大抵皆尚氣好異甚則為鄭仁弘不甚則為崔永慶荀卿之出李斯未為無所自也又曰南人中無醇儒莊士可合從祀之人也

乙丑

先生四十三歲

春正月謁尤庵先生

進所撰養一堂行狀而請墓表時尤翁與黃江方校正朱子大全劄疑未暇於墓文之構

三月如華陽謁尤庵先生

復請養一堂墓文留一日陪遊巴串歸宿于煥章庵翌朝候謁則已構成矣夏四月謁尤庵先生于華陽與權黃江金農巖相遇

先生劄近思錄疑義質於尤翁時黃江農巖侍坐因留數日講心經疑處農

巖進曰此人文詞誠門下之高弟黃江曰此人學力純深可謂一代之善士也○黃江即寒水齋也名尚夏字致道執義權格之子官至右相謚文純尤翁嫡傳也農巖名昌協字仲和文谷之子清陰先生曾孫天資穎悟學問高明文章典雅已巳裕後不復仕隱居教授 肅廟必欲致之而不能得連除副提學禮判大提學皆不就卒于石室謚文簡

秋九月上京師將奉疏辨尤庵先生誣而未果

尹拯與朴和叔書論尤翁學術曰義利雙行王霸並用與大學誠正之學不同同春所謂都是機關草廬所謂專用權數恐是函丈之實病也崔鶴庵慎上疏辨其誣曰未知浚吉因其事而發此言於何日何地而與拯同聽者誰也自甲寅人事大變之後惟泰多有可議之事故公議不許惟泰因此歸怨於時烈常有不悅之心毀斥之語則其權數之云不保其必無先生以爲其措語皆是億逆不信之辭而不能明其必無每欲陳疏請取同春草廬二翁文集見都是機關專用權數之果有與無明辨痛斥也趙正萬等館學儒生

又為陳疏士論以館學既為陳疏則清州亦不可無也先生遂詣京中學都會則士論皆以為趙正萬疏批曰人心陷溺義理晦塞以平生尊慕之人醜詆譏斥一至此極豈但斯文之不幸而已哉實國家之不幸也須因相臣陳達既已明辨斥絕而爾等居首善之地痛賢師之被誣齊籲申辨辭義嚴正予甚嘉尚聖批嚴正如此不必更疏頗多止之者故不復陳疏而退然猶恨其不請取二翁文集見之其後每欲別為投疏而竟未果焉

丙寅

先生四十四歲

秋九月如華陽謁尤庵先生

先生以其哀輯先世事實進於尤翁而請命名又請弁卷之文尤翁題於書首曰鵝洲申氏先世事實而又題跋文二度於卷末

丁卯

先生四十五歲

有疾

先生氣質清弱素多疾病而累經巨創年至衰境病根已深凡出入不能冒

寒暑

如華陽謁尤庵先生

戊辰

先生四十六歲

秋八月 莊烈王后昇遐

享養一公于儉巖祠

己巳

先生四十七歲

上尤庵先生書于濟州謫所

時尤庵為拯黨所持而又䟽論 元子位號事大忤 上旨南少從而搆誣
荐棘濟州先生以病不得往謁只以一書上之亦不得達

栗谷牛溪兩先生黜享 仁顯王后遜位

五月尤庵先生自濟州被拿 命上京先生迎候于天安遂詣 闕下封䟽伸
救而不得達

先生力疾往候于天安邑留數日馳詣 闕下搆一䟽獻于政院政院還為

出給曰已有 後命封疏無益遂不得達於 殿陛

六月癸酉尤庵先生受 後命于井邑自 闕下迎哭於連山隨柩至水原為

文而祭之以疾還家

先生素有宿疾寒暑不能任意出入而以師門慘禍故當此流金盛夏衝冒
奔馳數百里疾遂大發不待空禮略綴數行文哭祭之即日還家

庚午 先生四十八歲

入山房讀書

時里有染疾先生出避于山房聚東方諸賢文集抄其緊要者以為一卷時
時披閱累月而還

移居龍崖因為號

辛未 先生四十九歲

夏六月赴尤庵先生大祥

暑月行役宿疾又作

秋堅五代祖考直長公墓碣

公諱翰字直卿官尚衣院直長自嶺南移居清州文博里有家訓略曰戒酒色謹言行和兄弟睦宗族交隣里救患難資有無嘉靖己亥卒葬所居後麓舊有碣殆將剝缺先生與宗族合謀伐石改豎而先生作墓表陰記

壬申

先生五十一歲

癸酉

先生五十一歲

重建民朴寺

寺在文博里後麓文博山上乃申氏墳庵也壬辰兵燹之後鞠為蕪草至是先生與諸宗族合謀重修而新之仍刻先生曾祖生員公族曾祖叅奉公暨鄭公應軫姓名若字揭之又題跋文於其下初萬曆丙子或丙成八月二十八日夜三公同宿此寺而夜話故也○生員公諱槽字汝涉受學于剡溪李公潜之門文思穎悟累得師門之獎許弱冠與伯氏櫟癸酉司馬連壁丁外艱廬墓三年其遺址至今名為祭廳洞鄭公字仲任生員公五子姪也叅奉

公名棧字汝任生員公第也亦剡溪門人

甲戌先生五十二歲

春三月遭夫人金氏喪

葬于松谷命長山子坐原

夏四月丁丑尤庵先生復官致祭

先生有詩曰蘓堤水濶雲開曉飽谷山濃日暖春不待百年論已定衰榮

恩禮及重泉

乙亥先生五十三歲

萬景臺書院成作詩呈于院長仍示同事諸益

書院在華陽洞外萬景臺上而享尤庵先生院長恐是黃江先生也○後書

院移建于洞中萬東廟下自 上特宣額曰華陽

丙子先生五十四歲

孽子尚擢生

二月哭出后子尚籤婦驪興閔氏

丁丑

先生五十五歲

哭龔漢李公

先生知己之友無如李公而李公嘗稱先生曰有醇謹之行又曰有古人風又稱許文章曰當世典衡者未易敵也又使其門人師事之時月不見必貽書邀之或留旬月遽爾捐館先生甚痛之為文而祭之

戊寅

先生五十六歲

己卯

先生五十七歲

四書提要圖成

先生自廢科後專用力於聖賢之學四書心經近思錄性理大全及東方諸賢文集循環理會十分精透而四書則於其微妙處圖而形之又抄本文註解書之圖下而圈畫之間附己說而明之名曰四書提要圖凡二卷而用十數年精力三易草藁○先生好學之誠老而彌篤終日明牕對越聖賢晨夜

之間誦之聲不絕於口常如少壯時為學以當理無私為平生工夫清貧
自守不生產財利之談未嘗出於口專用功於聖賢之學造詣精密作四
書提要三卷微辭與旨毫分縷析又作斯文序說一卷經旨之難究者彙
分類集為為學之指南自太極兩儀以至六十四卦亦皆為圖仍抄先儒
說所以萌陰陽動靜互為根本之說付于各卦各爻之下而又附己說於
其下循熟復常目在之以究先天後天相仍之理而名之曰伏羲文王八
卦說且易六十四卦抄出緊要文字逐卦謄錄成一卷以為觀省之資且
以璿璣衡及碁三百註叅以十二月二十四節候晝夜長短分刻之度以
為測景時之圖名曰測景臺又抄朱子書學問上緊要文字以為一生服
膺之地謄出東方諸賢行狀碑誌文字時時披閱而見其有美蹟行義則
招致諸而示之使之取則又於退溪秋巒所作天命圖考校兩說十分精
密以祈命所肇之源多發二賢之所未發

辛巳

先生一
十九

訪直齋李公

李公名箕洪字汝久蓬山君炯仁孫 肅廟丁卯薦除叅奉不就己巳疏辨
尤翁誣竄會寧甲戌放還官止執義初從李趾菴之瀛學後師尤翁公天資
和粹器度剛方春秋之義邪正之辨一遵師門大旨與先生交誼甚密

壬午

先生六
十歲

春二月序四書提要圖

癸未

先生六
十一歲

春癸長子尚錄婦密陽朴氏

秋九月封疏陳養一堂事呈于政院

疏見原集

冬十二月訪文巖鄭公

鄭公名澔字仲淳松江玄孫也師事尤翁剛直疾惡有松翁風累辨忠逆苦
心力爭 肅廟甲子登第歷翰林副提學丙寅駁吳道一為其黨所惡補石

城己巳補鏡城庚午劾遞甲戌拜持平疏論光黨之庇護庚寅斥尹拯竄遼
景廟壬寅安置新智島 英廟乙巳拜領議政丁未又竄榮川戊申放還以
終謚文敬是時公在丈巖洞先生往訪袖先世事實示之而請弁卷之文公
遂書跋文而遺之○後鄭公欲薦拔先生先生知之自是罕與交遊

甲申

先生六十二歲

封疏請祀

大明神宗皇帝未果上

先生治疏本而以行具未備欲達未達之際華陽洞建 萬東廟 朝家又

設 大報壇故終未上達

乙酉

先生六十三歲

春二月如文山訪直齋李公

先生示之以先世事實請一言之識李公為題跋文而篇末又稱許先生曰
志學不急老而彌篤繼述志事足振家聲而自居鄉曲世無知者惜乎然而
知不知於吉來何有損益余於吉來不勝欽歎云云

丙戌

先生六十四歲

丁亥

先生六十五歲

戊子

先生六十六歲

聞直齋李公訃

為位而哭

聞農巖金公訃

為位而哭

己丑

先生六十七歲

庚寅

先生六十八歲

春二月以金公鼎九孝行呈文于官

金公慶州人尤翁門人父病革焚香祝天夙夜露立與其弟鼎三鼎一俱血其指甦一日及喪哀毀過中欲絕而甦者屢矣母病思魚出溪有盈尺二訥魚持以供之又有一雙雉至門執而饋之先生報于官凡三度呈文又聞于監

司至 英廟己酉旌閼

辛卯

先生六
十九歲

春三月哭佳亭公

壬辰

先生七
十歲

癸巳

先生七
十一歲

改立祠堂

甲午

先生七
十二歲

乙未

先生七
十三歲

長子尚錄无育取尚錄子永昇為嗣

先生長子尚錄前後娶俱無子女遂取出后男尚錄子永昇為嗣成文立案
仍出禮曹公文

丙申

先生七
十四歲

哭第五子尚範婦權氏

冬十一月作華陽書院 宣額記

華陽書院即萬景臺祠也庚寅移建于洞中 萬東廟下改以今名 上命入尤庵所作尹宣舉碣文及宣舉子拯辛酉擬上尤庵書明示邪正之辨 手書華陽院額致祭宣揭頌刻之際風雲變興雷雨大作窈冥晝晦震疊可畏多士驚恐莫知天意之如何皆凜然而寒心移時雨收風止天地開朗先生記之先言宣拯父子背師盜名之狀次言尤翁受誣之昭雪正如成王當管蔡之流言周公之無罪而天大雷電以風末又結之以士趨得正邪說亦熄庶致王道無偏無黨蕩蕩平平之治矣

丁酉

先生七十五歲

春三月 大駕幸溫泉以養一堂事上書于 駕前

時 上候靡寧幸溫泉先生祇迎于天安界隨駕至溫陽以先行顯揚事工書陳情而時先生亦以疾累月沉吟之餘未得隨駕上京疏本亦遺失竟未得施行先生又作溫泉頌并序而不得進 御

冬十一月哭第四子尚節婦文化柳氏

戊戌

先生七十六歲

春二月 端懿王后昇遐

己亥

先生七十七歲

以四書提要圖獻于遂庵先生請修潤而置弁文

時遂庵疾病答書曰四書圖今乃摩挲益歎高明於此事積年用工老而采篤其為用心之勤苦學力之醇淡非今世尋摘拘儒所可為也嘉歎不已顧此殘殘之中無計閱覽序文之囑勢難副教云云

庚子

先生七十八歲

夏 肅宗大王昇遐 景宗大王卽位趙重遇上凶疏遠竄道死先生取其疏而辨斥之兼攻擊國南人

辛巳張禧嬪處分後至今二十餘年南人之所以默計隱度者只是他日世子卽位則必有為母伸寃之意其時以誣陷構禍之說歸罪於西人則

上意必惑而有推究躬治之舉於此之時吾黨可因以換局得政矣日夜希望者惟此而已先生淡得其情而為之淡憂嘗有言曰西人之源始起宣廟之末年而摧傷於大北之鷗張復發於仁廟之初年何也仁祖反正諸功臣定議推戴廢昏立明以成中興之業此實是我朝三百年丕大功業而功臣之於國家寔大勲勞大功德也此西人根脉淵源之深固有不可拔之基本也南人則元無如此大勲勞大功德規模氣象遠不相逮而不揆形勢施為之不敵強欲與之抗衡爭權每於西人所為之事苟觀窈洗痕而求疵吹毛而索瘢內懷腹誹不平之心外為危言數論之舉下井而投石打盡於一網陰俟間隙其所希望者只是他日別有乘時竊發換局當路之期未知日後國事果如黨人所望耶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又曰卽今雖使換局授政必不能充位具冠不成政事體統何也無好人三字雖非有德者之言然近世以來教養人材之法廢却不行故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南人之無人尤甚請以己驗之事言之曾前甲戌前六年當局之日之人之歎太甚曠

職闕負注擬無憑以李玄一為賢者舉以為吏曹判書李也本以嶺外迂儒不識朝廷事體臨政迷惑疫軟不勝任未久而罷去又以李字謙曾經吏曹佐郎必是名士舉以為清州牧使亦臨政迷惑作事憤憤未久而罷去拔其尤者皆如此其餘無人據此可見然則雖或換局得政可使為三公者誰也可使為六卿者誰也事勢如此而必欲得時而秉政者未知何意行道濟世汲汲之本心耶致君澤民惓惓之餘意耶不然則未免貪位慕祿患得患失之鄙夫也吁可惜哉丙申以後上體違豫積年彌留及至是年六月八日奄忽賓天嗣王踐阼凡有舍生率土之濱莫不奔走悲號如喪考妣此何時也而凶人趙重遇乃幸此大喪嗣王新立以為己黨得局之大機會纔過公除首先上疏上陳保安慈聖之請下款則以母以子貴為言又曰禧嬪二字未嘗刪去又曰伏願特命禮官亟定名號以伸至清云云於是先生取其疏而辨斥之曰既曰禧嬪之號未嘗刪去則更以何名號亟定於今日也是欲復中殿之舊號而追上大妃之尊號耶既曰保安慈聖而又曰

丞定名號則是一國之內一人之上乃有兩大妃也天無二日家無二尊則古今天下寧有是理何其凶慘至此之極而無倫無理之說妄陳於嚴廬之下也竊詳疏意如見肺肝其辭假托於丞定名號而其意則實冀迎合上意因此見幸要以為換局之階梯其意凶慘極之又極春秋誅意之法安敢逃也噫大凡天下之事固出於誠心直道者或有不成功以此詐謀竒計陷人於罪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哉故院啓請嚴徵痛斥推鞠後遠竄道死此實徒知得時之為急而不知得罪之為禍也吁可愍哉二十年希望之事竟歸虛地舉國南人從此失望若崩厥角奈何奈何愚前所言天若祚宋必無此事者至是果驗矣○重遇死後未幾清州南人齊起羣聚爭唱道疏機嚴通文曰辛巳誣獄之慘尚忍言哉以誕育 聖躬母臨六載之尊奄罹交構之慘遂陷不測之禍為今日臣子者孰不思所以昭雪之道此則安璋之筆也雙泉通文辛巳誣獄伸辨之舉為今日臣子者所宜汲汲也此則申濬之筆也二十年希望之志舉國南人皆是一般而誣獄重遇之所不言而此則能

言之其為禍心尤甚於重遇也於是西人亦齊起奮發騰出二件通文遣人通告于館學南人要於路劫奪其文書彼此交鬪文象極慘濬之叔申慶濟方帶職在京聞之招濬大責之且使進于學宮懇乞請罪事遂已

辛丑

景宗宣孝大王元年

先生七十九歲

聞遂庵權公計

為位而哭

上巡察使書

以養一堂顯揚事并丁酉溫幸時上言草而上之

壬寅

先生八十歲

四大臣賜死文巖鄭公遠竄

癸卯

先生八十一歲

尤庵先生黜道峯院享遂庵先生追奪官職

從凶金范甲疏也其疏曰尹鑄居介谷宋也斥鑄為狗鑄指其門為狗門指

其客為狗客金壽恒別號文谷指文谷為腐魚此豈君子立言忠信之道也
先生辨之曰噫鑄之行事無異於狗故尤庵平日視鑄以狗其指鑄為狗之
言恐不知其必無而亦必不知其村名而指斥也至於文谷豈有譏揣之言
也設有所云云此特一時之戲言而非有損益於實德也何足以此為君子
之斷案而服得人也聖人猶有戲曰前言戲耳其可以此為聖之斷案耶雖
然此豈尤庵之言也必是范甲自做之說而以詆斥尤庵者也豈不自陷誣
賢之罪而神明之所戳破也耶蓋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王前何敢以無根
孟浪之說為告君之辭而以為執言之權柄耶是徒汲汲於詆毀而不揆其
執言浮虛無實可痛可痛

陞副護軍

朝家例授八十以上老職故 朝廷授先生通政階又陞折衝然當是時鑄
拯餘孽用事羣小滿朝自辛丑四大臣一時并命文巖被竄遂庵追奪尤庵
黜享先生以此時而有 恩命則是豈所樂哉故平生不用官啣遺命歿後

不使書於銘旌神主

甲辰

先生八十二歲

夏有疾

四朔沉綿長子尚錄婦李氏極力供救得至回蕪人皆以孝婦稱之

秋八月 景宗大王昇遐

乙巳

英宗顯孝大王元年

先生八十三歲

尤審先生復享道峰院遂庵先生復官職四大臣伸寃 贈謚文巖鄭公自請

所赦還

先生著說論彼人之事曰前古小人詆毀儒賢者不知幾何而其終無不狼藉敗露遺臭千古如我 朝詆毀儒者莫有如仁弘之甚而其狼狽遺臭又莫有如仁弘之甚者則彼後於仁弘者胡不鑑戒乃反踵起效尤前後相望歎南人於己巳得局之時詆毀牛栗如仁弘之詆毀晦退至黜文廟未幾而復享少黨於辛丑得局之時構陷四大臣至於 賜死詆毀尤庵農巖至黜

道峰石室院亨文巖被竄遂庵被奪其餘被罪者亦不知其幾何也西人一隊可謂一網而打此乃蹈襲仁弘之疾轍依舊再生之魂也噫儒賢實國家之元氣士林之宗師其關係之重為如何而彼黨人既不尊敬慕仰反為誣毀詆斥使之沮喪摧折無復興起振作是欲使一國之人舉蛭虫賀賀不知學問之可貴義理之可尚而終為無道之世也抑何心哉然而陽無可盡之理道無終喪之期皆不過五六年羣孽退斥一敗塗地吾道重明昭揭日星四大臣皆伸冤尤庵農巖皆已復亨文巖還宥遂庵復官其餘枉被罪錮者亦皆一并伸雪天道福善禍淫豈不彰明而較著乎仁弘之詆二賢在昏朝之庚戌至己巳八十有餘年自己巳至辛丑又三十有餘年而其資口弄喙誣賢蔑正之狀如出一口如在一時而其終之狼敗亦無異同信乎小人情跡前後一致彼此一般可痛也已

丙午

先生八十四歲

春二月哭出後子尚籤婦全州李氏

夏四月哭長子尚籙

丁未

先生八十五歲

戊申

先生八十六世

春三月賊入清州殺兵使李鳳祥營將南延年

自丙申以後舉國人心汹汹駭屑朋騰皆以為邊山賊兵至率家避亂者頗多矣果於三月十五日夜突入清州殺兵使營將其魁乃麟佐天永也其一枝又起於嶺南之陝川縣其魁乃希亮聖佐也又與平安兵使思晟同謀欲為并力夾攻之計又交通訓將南泰徵為內應麟佐脅發近縣兵北犯抵安城遇王師卽潰麟佐竟見擒詣京師斬之其餘黨亦併首就戮自此以後其餘以南為名者皆抵頭不敢舉顏稱南人人亦羞與之齒先生曰此實萬古網常所未有之大逆而與癸丑己巳弘贖所為之事實照來相管矣噫廢母而不足又廢后廢后而不足舉兵犯闕今此之大逆不道實癸丑未逞之餘謀也由來事脉錯錯符節儘不可掩也今日傳說者咸曰南人雖首

音序
唱其實為少黨之一先鋒云前車疾轍既不鑑戒而效尤踵起愈往愈甚則
日後少黨亦安知不為今日之變乎

士論是非屋下私談成

自沈金東西分黨以至辛壬之禍彼此邪正得失痛辨源委以為一卷名曰
士論是非屋下私談見原集

夏六月有疾

秋八月十五日考終于松谷正寢

門人知舊齊會治喪銘旌不書官卹而書之曰龍崖居士申公之柩乃權進
士世筆而從先生遺命也○先生為人忠厚醇謹安詳慎密不喜言笑不形
喜怒常安靜閑寂平居無事之時則似不能勝一衣一冠及其遭事遇難應
機剖析處變快然若江河之決心志堅確學業高明氣象和粹容貌端嚴人
莫不敬畏之以引進後學為己任而所授不出於經書義理之文見人之讀
老莊不經之書者必極力曉諭使之反於聖經人有過失則或面言之或書

戒之一出於誠意而盡其忠告之道

冬十二月行葬禮

題主亦如銘旌而不書官。卽葬于松谷北岡子坐之原。○門人叅奉宋允相奉事鄭皇基士人鄭台相鄭高相申弘燦申尚篾等為文哭祭之。

戊辰

十一月將改葬啓墓還封

將行緇禮而啓墓則壙中有溫氣上下左右無災害遂還封

自鄉中有立祠議又以學行孝行呈文于官

鄉中呈文俾聞于朝而竟未蒙恩典立祠之議亦寢不行

癸未

行錄成

先生玄孫弘祚撰

己丑

音 卷之九
儒生李重維等數百人呈文于審理使

韓相國頤朝為審理使到縣境李重維等以先生學行孝行呈文韓公為之
欽歎

乙未

二月李重維等呈文于官

甲申 高宗皇帝二十一年

十二月儒生洪在明等呈文于官

地主卽尤翁九世孫判書宋公秉瑞也其題辭曰自在童丱聞名而欽頌者
久矣寥寥數百年尚無一褒之典 朝家之大事士林之抑鬱

乙酉

正月都正宋冕洙呈文于巡察使

七月李承昌等又呈文于都繡衣使

十二月李承昌等又呈文于都繡衣使

丙戌

四月韓洪烈沈晚澤等呈文于巡察使

壬子

先生歿後一百八十四年

年譜成

舊有年譜不知出於何人之手而頗多踈略後學金成煥更加蒐輯編成跋
其尾

右龍崖先生年譜一冊成煥所編也嗚呼先生學問造詣固非後生末學
所可窺測而先生親炙華陽門下見推於師與友者不翅甚重尤庵曰這
說非詞章之學道不到遂庵曰學力醇濃可謂一代之善士而非今世尋
摘句儒所可仰也農巖曰此人文學誠尤門之高第孽溪曰為人忠厚醇
謹有古人風而至其文章則當世典衡者未易敵也直齋文巖以至沙川
白麓諸賢亦皆云云凡此之類不一再而如執左契則先生之為先生據
此可見矣雖然先生含章伏璣處困愈亨時命不謀 朝著不聞名聲德學

才藝不為世所用及其沒也則遺文亦皆散逸而不行于世至今數百年間世人不知有先生而先生殆將埋沒可勝惜哉豈顯晦有時而然也耶成煥不揆僭率敢蒐輯遺文以為若干卷又編成年譜如右以遺其雲仍且以備後日太史氏之采納云爾先生沒後一百八十四年壬子九月日

後學金城金成煥謹跋

戊申

先生沒後二百四十年

三月文集成

先是凡刊文字必得倭之認許故莫圖刊行乙酉倭退後積年經營而未果至是謀於成九鏞更加校讐而就剞劂焉

行錄

先生諱應泰字吉來初諱應概字澄叟孝子處士公鐔之子養一堂之益之孫而文正公允庵宋先生時烈卽其師也先生五歲喪父七歲喪祖父朝夕祭奠隨母拜哭儼若成人然人皆異之及長奉養老慈晨昏定省極其誠母夫人潘

氏素患氣虛之症少失攝添劇常置煮煎之具饌進無時之供及喪辨踊過度
半日氣絕哀毀之極幾至滅性不脫經帶不離喪次饋奠之暇讀禮不輟且以
早孤抱蓼莪之痛連服則先儒非之不敢徑情而行昊天之痛無以少洩因後
喪自卒哭後奉主同安於几筵三年祭奠如并有喪之禮以少伸無窮之慟值
父母諱日祭需必粒粒精擇沐浴齋戒專心致誠哀痛之聲無異初終日必衣
冠叅謁家廟亦於在疚作讀禮搜抄一卷又抄冠昏喪祭四禮之便於日用者
而名之曰四禮抄蓋其好學之誠老而彌篤終日明窓對越聖經晨夜之間誦
吟之聲不絕於口常如少壯之時為學以當理無私為平生工夫清貧自守不
營生產財利之談未嘗發於口餘力學文辭萃贍蓋其初志脫藻華專意
實地而兩代侍奉親命難違遊於詞場大小科初試七度入格時命不謀未有
所成親沒之後廢舉業甲子乃執贄於尤庵之門專用力於性理之學而學力
純深造詣精密作四書圖二卷微辭奧旨毫分縷析又作斯文序說一卷經旨
之難究者皆彙分類集以為後學之指南且自太極兩儀以至八十四卦皆圖

上于丹子仍抄聚先儒所以發明陰陽動靜五為根本之文字騰附于各卦各爻之下仍以自為可訂文字亦付于丹子循環熟復常日在之以究其先後天相仍之理而仍著伏羲八卦文王八卦說以辨之且周易六十四卦抄出緊要文字逐卦騰附成一丹子以為觀省之資且以璇璣玉衡及碁三百註叅以十二月二十四節候晝夜長短分刻躔之度數以為測景定時之圖名之曰日影臺又抄朱子書學問上緊要文字以為平生服膺之地而曰先師平日一動一靜皆以朱夫子為準吾雖不敏何不效先師之事乎又騰東方諸賢行狀及碑誌文字時時披閱而見其美蹟行義則招致諸子于庭下指示之使之取則焉亦於退溪秋巒所作天命圖下考校兩說十分精察以折天命所肇之源多發乎兩賢之所未發嘗以本州 聖廟字本位版訛誤事疏請釐正又請太學鄉學別立啓 聖廟批下禮曹矣其後啓 聖廟則本校雖未立而太學果以別立本校改正亦多後先施行且當宋先生受命之日搆疏詣闕乞以身代呈于政院則政院曰已有後命封疏無益還為出給終未上達嘗擬上疏請建 神

宗皇帝廟以明春秋尊王之義草疏未及上而華陽建萬東廟朝家於後苑設大報壇於此可見學業之光明氣節之卓卓老先生特推獎許至謂詞場之學道不到故判書金昌協嘗推以尤門之高弟寒水齋權尚夏嘗稱一代之善士又稱其學力醇深聲漢李秀秀嘗稱為人忠厚醇謹有古人之風至使門人師事之又歎美其文章至謂當世銓衡者未易敵也直齋李箕洪稱其志學不怠老而彌篤繼述志事能振家聲其見賞於當世之大賢君子者果何如而文科一人筮仕二人司馬七人出其門人稱龍崖先生享年八十六歲卒于崇禎戊申鄉中有立祠議以其孝行呈書尚未蒙恩典此莫非子孫單弱之致而誠力之不足也不肖孫弘祿泣書

墓表

盆城金成煥撰

先生諱應泰字吉來初諱應澆字澄叟龍崖號也申氏系出鷲洲有曰祐喪親廬墓致雙竹之異麗末有自靖之志以按廉使棄官退隱于尚州之蛇浦自號退齋康獻聖祖除刑曹判書徵召不一而終不起尚衣院直長翰自尚州移

居于上黨東文博山下曾祖櫓性剛直面折不容人過失與兄櫓俱中司馬祖之益號養一堂母病炷火掌心以禱北辰臨危血指氣絕頓絕再䟽請誅爾瞻禍機叵測賴有救者獲免 反正後除 永崇殿叅奉罷歸未久有丙子虜難恨不與江都諸賢同死者鐔奉親避難遇賊鋒以身翼蔽父母涕泣求哀賊義之而不之害養一洎從弟缺三旌輪煥妣光州潘氏鳳翼女先生五歲而孤七歲養一公卒隨母夫人哭拜如成人晨昏于王夫人母夫人得味必進及長貧必有供羅雀釣魚無不為之母夫人善病必預備藥餌以救之血指頓絕如養一公哀毀踰禮幾至滅性不離喪次不脫經帶讀禮不撤有四禮抄痛深蚤孤奉先公神主安於几筵哀禮如并有喪忌辰梁盛必粒粒精擇沐浴致齊哀如袒括日必謁廟始嘗出入于場屋七度入格一未得中而亦不介懷及栝棧不飲專心性理之學往事華陽夫子劄進近思疑義尤翕歎賞以為這說詞章之學道不到先生自此益求經旨作四書圖人物性同異辨退溪秋巒天命圖考訂先後天八卦說方圓橫豎圖或引先儒或附己說於卦爻之下璣衡稽三百

叅以十二月二十四氣晝夜長短分刻躔次以測景而定時文廟疏請改正謬
誤蒙 批旨之可又請別立啓聖祠鄉學雖未大學則如之又有請立 皇廟
疏行具未備未即封進適有 大報萬東遂已然特為著說以明其不容已尤
翁配德源持制不往拜上書又辨誣薦棘耽羅病不往拜上書亦未達及其受
後命詣 闕上疏乞以身代政院不納遂自 闕下迎哭於連山隨柩至水原
疾作為文祭之而還作士論是非屋下私談深斥驪尼之罪朝廷以壽拔副護
軍時四忠并命文巖遠竄寒水追奪官爵尤翁黜道峰院享故不榮 恩命遺
命勿書於銘旌神主好學之誠老而彌篤終日對書繼之以夜誦讀之聲不絕
於口最好朱子之書動靜語默一以為法又寫先正狀誌時時披閱至嘉言善
行必招致諸子而教之清貧自守桑麻之說未嘗出於其口 英廟四年四月
十五日考終于正寢壽八十六十二月葬松谷北崗子坐原娶豐山金氏時佐
女生尚錢尚錄尚籤尚篔尚範尚銖尚籜第一第三過房第二生一男永昇第
四生一男二女男永徹女婿金重九李達漢第五生四男二女男永曦永暉永

諱永昧女壻宋瑜崔達卿第六生二男三女男永暉永暉女壻南五光延默謙
襲命錫最季一男永晉曾玄以下煩不盡錄有四禮抄一卷先世事實記一卷
四書提要圖二卷文集幾卷藏于家嗚呼先生天稟粹美性行卓絕而從事實
學能自得師門路坦坦濶步長趨造詣崇深學明德尊遂為華陽之高足所以
見許者不翅甚重而同門之寒水三洲直齋文叢以至沙川白麓諸賢互相推
重而不但已至於孽溪歎美文章以為當世典衡者未易敵使其門人師事之
是豈偶然乎哉尚闕隧表後孫晁錫泰鮮等不朋不仁之是懼屬以文字之役
一髮不似亦非吾祖况其摹寫德美如失其真果非談龍畫蛇乎以此為弊終
不獲已不知其為箕帚之婦妄自志於文繡華衮綴拾本集之中揆次如右而
復命焉

呈本郡城主

乙未二月

幼學李重維等

伏以民等嘗按春秋傳曰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名譽不聞
反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譽有司之罪也民等於是尤覺闡發人潛陰之德

在隣里鄉黨所當汲汲者也。頃年御史韓頤朝巡到之時，以本州故副護軍中公應泰賢孝之行相率上書請達于朝，則題以書。啓次留在而復命之，日不免中沉終使申公至性美蹟沉晦而莫顯，鄉隣之慨惋久而彌切。茲以民等更舉其實蹟齊聲仰陳伏願閣下垂省，採納焉。蓋申公卽麗朝忠臣版圖判書申允瀆之十二代孫，孝子按廉使叢竹堂申祐之十一代孫而本朝忠孝兼全。養一堂申之益之孫，孝子處士鐔之子，孝子申缺之從侄也。申公以世世行誼家子天性至孝，五歲喪父，七歲喪祖父，朝夕祭奠隨母而拜哭。若他處得甘味則必齋來以遺母，其誠孝自幼已如此。故以孝兒稱之，奉養老慈昏定晨省，極其誠孝。羅雀捕魚，極其滋味。家甚貧窶而甘旨之供無讓，三牲其母夫人素患氣虛之疾，少有失攝則輒至添劇，故煮煎之具常置其側。晨夜之間，常候氣虛無時之供，親自爨進及喪，辨踊過度，半日氣絕，哀毀之極，幾至滅性而不脫。經帶不離，喪次饋奠之暇，讀禮不輟，且以常抱蓼莪之慟，欲為違服世儒非之，不敢徑情而行。昊天之慟，無以少泄，因後喪自卒，哭後奉主同安於几筵。

三年祭奠如並有喪之禮以少伸無窮之慟其純至卓絕之孝於此尤可驗每
值父母諱日則祭需必粒粒精擇而沐浴齋戒專心致誠哀慟之聲無異初終
人莫不歎其至誠及至大耋之年自非疾恙痛苦日必衣冠齋謁家廟且終日
明窓對越聖經至於晨夜之間亦嘗吟誦如少壯時而每讀詩廢蓼莪篇其好
學之志孺慕之誠老而彌篤如此尤明於禮學當其在疚讀禮之時作讀禮搜
抄一卷昔清陰金先生亦於在疚作讀禮隨抄蓋未及得見而及後見之則雖
少有異同其大畧則相似其所見之暗合於古之述者如此又嘗抄冠昏喪祭
四禮之便於日用者以為吉凶需用之地名之曰四禮抄非遂於禮學者能若
是乎為人忠厚醇謹安詳慎密不嬉言笑不形喜怒當其安閑靜寂平居無事
之時則似不能勝一衣一冠而及其遺事遇難應機剖析處變快然若江河之
決其才氣之超卓如此受學於 尤庵老先生之門為學以當理無私為平生
之工夫清貧自守不營生產財利之談未嘗一發於口餘力學文詞華瞻蓋
其初志脫略藻華全意實地而兩代侍奉親命難違僣勉屈意遊於詞場大小

科初試七度入格而時命不謀未有所成早廢舉業專用力於性理之學學力
純深造詣精密作四書近思錄提要圖說二卷凡經旨之精深微妙者皆毫分
縷析為後學之指南其有功於斯文為如何哉且作跋語於 退溪秋巖兩先
生所著天命圖之後攷校兩說十分精察以祈天命所肇之源而多發乎 兩
賢之所未發非遽於經學者能與於此哉學業光明心志和粹氣像簡重容貌
端嚴人莫不敬歎之以引進後學為事而所授不出於經書義理之文見人之
讀老莊不經之書者必極力曉諭使反於聖經待人之際持色和柔發言慎重
人之見之者莫不尊重愛敬也交際之間和敬兩至雖情意之親狎者未嘗以
戲謔相加見人過失則或面責之或書斥之而一出於忠告善導之意人皆信
服而敬憚之親戚朋友皆保終始未嘗有相較之失好德之心出於東莢人之
有善若己有之凡鄉隣之行誼表著者必發文而闡揚之嘗於甲戌以本 校
西廡位版字本訛誤事疏請釐正又請 大學鄉學別立啓 聖廟而 批下
禮曹矣其後啓 聖廟則本 校雖未立而 太學果已別立本 校改正事

亦後先施行其見識之博孝心之推亦可見矣嘗擬上疏請建神宗皇帝廟以明春秋尊王之義矣草本未及上而本州華陽洞建萬東廟朝家於後苑又設大報壇故疏雖未封而其氣節之卓卓可想矣故尤菴先生特推獎許至謂詞章之學道不到農巖先生嘗推以尤門之高第遂庵先生嘗稱以一代之善士又歎其學力之醇深馨溪先生嘗稱其為人忠厚醇謹有古人之風至使其門人師事之又歎美其文章至謂當世典衡者未易敵直齋先生稱其志學不急老而彌篤繼述志事能振家聲又歎其身居鄉曲世無知稱沙川李公嘗稱其博學卓行一鄉之所共欽仰者白鹿李公嘗稱其學問之精深造詣之不淺又歎其含章伏隩處困愈亨時命不謀朝著不聞名其見賞於諸老先生何如也且樂育英才吉人修士多出其門而陞司馬者凡七人也故一時門人士友以龍崖先生稱之而所著文集十餘卷行于世噫世之以行誼著稱者固多有之而其學行才藝之若是俱備者實未多見至於租子孫三世世襲純孝者尤世之所絕無也况版圖以下學行輩出代不乏

人暇享者三旌閭者五而申公之祖父父從叔三孝之閭屹然遺墟一門聯版
萬目聳瞻而申公生於德家能世其孝蓋其家風世有自來矣若使如此懿美
之行終至泯沒無聞之歸則非但有愧鄉隣揚善之風抑亦有欠於國家旌
淑之典矣茲舉梗槩冒昧仰達而人微言輕固不足見信於世古人則不然不
聽於三公而聽於多士言之可信孰有加於鄉里之輿誦乎然此皆孝子之常
節耳雖無如孟宗之筍王祥之鯉之奇行異跡而亦何嘗以是有所聞然哉孝
如曾閔而可謂至矣言曾子之孝不過曰養志言閔子之孝不過曰人不聞於
其父母昆弟之言曾謂曾閔之孝不及於孟王而無異常之事耶特不處於孟
王之地故無筍鯉之異耳夫如是則今申公之孝亦何嘗以奇行異跡之有無
有所重輕哉茲以民等曾於乙丑春審理使韓相國到境之日齊聲仰籲則使
本官查報其時 城主即為枚報其略曰故申公應泰賢孝之行呈狀題辭內
誠如狀辭以斯人孝行學行尚泯沒不稱良可歎惜啓聞事雖不敢輕議各別
細訪渡實以報亦為有置其學行才藝之為諸老先生所稱賞者如此則今此

多士之狀不可謂誣其孝行之純篤亦非所謂內外兼備者耶云云審理使亦有此欽歎之深而終涉慎重尚未登聞民等之抑鬱往而益深今者朝家有忠孝節行登聞之令茲不避頌讀之嫌一從聞見更此仰控此實士林之公議而使幽而闡微而顯亦是閣下之責也伏願閣下從公採報使如此純至之孝母至泯沒之地千萬祈息之至

又甲申十一月○敬使朱東瑞

清州儒生洪在明等九人

伏以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民詩曰民之東爨好是懿德帝衷民爨厥目有二惟孝先之而學次之有人於斯克盡天畀則闡發至行士林之公議獎褒懿蹟昭代之盛典本州故副護軍申公應泰貫系鷺洲而前朝忠臣版圖判書申允濡十二代孫孝子按廉使雙竹堂申祐之十一代孫本朝忠孝兼全養一堂申之益之孫孝子處士申鐔之子孝子申鈇之侄也家穉忠義世繩孝行醴泉溯源靈芝培根式至中世又出此公嗚呼休哉其至行懿蹟先賢之褒前儒之狀已悉其槩而民等雖蔑學後生東爨之心實有所同得於人故以耳所聞而

口所誦者據實敢陳於孝理之下伏願細審察焉此公本純慤之姿仁淑之性內襲先謨外奉聖訓粵自髫髻已知誠孝之為自己事擔在一心跬步不忘五歲喪父七歲喪祖祭奠哭泣至情盡誠自他遇異味則齋供慈親鄉耆孝兒及長奉慈省定極誠家甚清貧雖羅雀釣魚無減牲供此養親之一節也其慈夫人素患氣虛故調養之具晝宵置側親自煎進此侍病之一節也及喪哀毀幾至滅性侍奠極禮此居喪之一節也素以早孤慟切蓼莪後欲追服為世所拒未敢徑情而慈喪卒哭後同奉考主於筵几祭奠如禮少伸至慟此追孝之一節也每當忌日祭需極精齊沐極誠喪餘之痛無異袒括此奉祭之一節也雖在大耋晨必謁廟明窓對經老而彌篤此持身之一節也明於禮說作搜抄一卷與清陰先生所抄不謀略同又抄四禮便要以適時用此博學之一節也言笑以簡喜怒不形有似氣孱而遇變處難決若江河此稟氣之一節也受學於尤齋之門務盡經理志存揚顯七次叅試奇數適爾未免遂意親沒之後廢舉子業此立志之一節也所著近思錄四書提要圖說二卷退溪秋齋天

命圖後跋極其精微發前賢所未發矣校廡位版字訛釐正疏及別立啓 聖廟既蒙 批綉建矣義主尊周疏請設 皇廟而 大報壇 萬東廟適已設行雖非此疏之力氣節之卓可揭日星故 尤齋特推誦之 農巖稱 尤門高弟 遂庵稱一代善士 聾溪稱忠厚醇謹有古人風至使其門人師事之直齋稱志學不怠老而彌篤述振家聲 沙川稱博學卓行一鄉欽仰 白鹿稱學問精粹造詣不淺其見推於斯文果何如哉所著十餘卷集行于世一代碩儒多出其門可知樂育之驗也自先以來服享者三旌閭者五而趾美之蹟至公尤彰噫孝之於人大可以格天地感神明小可以孚草木暨鳥獸雖無筭鯉之異其實蹟多不讓於古人但 天監尚遠一命之褒未及於在世之日則輿誦彌切在昔審理使韓相公入境時奉進儒狀至蒙褒 題而事未克成迄今抑鬱民等不嫌冒瀆一遵由來之士論有此進狀其在救世教尚人倫之地從實採報俾蒙褒典千萬懇祝之至

題辭 自在童卅時聞名而欽誦者久矣寥寥數百年尚無一褒之典 朝家

之欠事士林之抑鬱也報營一畝當留心而益採公議為宣向事

呈巡相

乙酉正月

清州儒生宋冕洙等十六人

人有百行源出於一以之事君忠不外是以之事長悌不外是以之交友信不外是云云

巡題 以若實蹟尚未褒揚雖曰大典豈可無其日乎益採公議向事

呈繡衣

乙酉七月

清州儒生李承昌等二十七人

人之大倫莫大於孝所以為百行之源而萬世不泯者也考之經籍斑斑然昭載忠亦由孝而移者也信亦由孝而推者也云云

題辭 繼述先世之遺風有此卓異之孝受蒙先生之追尊宜有棹楔之典是去乙尚此闕然 朝家之羞耻士林之抑鬱從當啓 聞請褒向事

又 乙酉十二月

全上

道內清州儒生李承昌等謹百拜上書于 都繡衣閣下人之大倫莫大於孝所以為百行之源而萬世不泯者也 生等 曾以本州故副護軍申先生應泰孝

行學行卓異事呈營呈官并蒙拔例之明教繼達繡衣閣下特蒙啓 聞請褒
之教矣今歲序將盡輿望益切生等不嫌冒瀆更此進狀前狀辭中養一堂申
之益及子鐔侄缺己有建旌而所未承者 贈職也申應泰則世趾其美有此
實蹟而尚未褒揚據斯公議枚陳上啓俾蒙 贈職與旌褒之典千息萬祝之
至

題辭 孝行學行之如此卓異尚未蒙褒揚之典實是士林之慨歎從當啓
聞向事

呈巡相 丙戌四月

清州儒生韓洪烈沈晚澤等

人之有行惟孝為大忠於君悌於長信於友皆由是而出故所以為百行之源
云云嗚呼休哉其至行懿德先賢之褒前儒之狀已悉其槩則生等何可疊架
乎如此卓異之行屢呈營邑題雖推獎 天階邃邈尚未蒙 褒贈之典故茲
敢奉陳於按察孝理之下闡揚之舉應不後人伏願洞察前後狀蹟據斯公議
枚陳 上啓俾蒙褒典以慰輿望千萬懇祝之至

題辭 卓行可欽 聞事重醜公議向事

龍崖文集卷之四終

跋

嗚呼我九世祖考龍崖府君以粹美之姿卓絕之行師事莘陽宋夫子造詣崇
深同門諸賢莫不瞠乎視之至有尤門高弟學力醇深忠厚醇謹之稱翮而迫
於數竟未能大誦鴻猷以鳴國家之盛且以孝友學行鄉儒之請褒累啓而亦
未克上達名遂沈晦而莫顯豈不痛傷哉有遺稿八卷尚且巾笥之藏者蓋亦
未遑也顧今滄海賀遷文字掃地則將至雲飄烟沉泯滅無傳不肖每以是憂
懼謀於戚友九鏞乃取其原稿及年譜附錄等更加梳洗刪其煩縮其板為四
卷一冊付之手民其餘所編四書近思錄提要圖四禮抄要測景臺等書力不
能并刊更俟後日之續噫千間之厦壞可以重建萬金之財散可以復聚至若
先祖遺蹟一或墜失不可再奉凡為後承者安得不金玉其藏以壽其傳耶役
將告訖畧書顛末用詔來昆戊申四月 日九世孫泰鮮謹書

